

福建通志

第叁拾貳冊
藝文志

K295.7
1

福建藝文志卷十

經部九

春秋類一 宋

春秋左傳編類三十卷浦城周武仲著龜山集云公常病春秋左氏傳敘事隔涉年月學者不得其統於是創新詮次其事各列於諸國俾易覽焉案武仲紹聖四年進士

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篇建陽江琦著胡寅斐然集云全叔研究春秋之旨裒古今傳注叅校取舍寒暑不輟者十年嘗述其所見數條就正於楊時楊撫書歎曰百世之絕學留心者幾希吾老矣子勉旃案琦宣和三年進士官左宣教郎

春秋指歸春秋釋例沙縣羅從彥著自序云政和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毘陵授學有年盡哀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覩也宣和初自輦下趨郊鄒門人尹焞出以授余退而考合於經而參之古今之學蓋其所

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用是擬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案從彥字仲素紹興二年特奏名謚文質

春秋傳三十卷通例一卷崇安胡安國著玉海云紹興五年四月詔徽猷待制胡安國經筵舊臣令以所著春秋傳纂述成書進入十年三月書成上之表云六年詔獎論除寶文直學士賜銀幣凡十萬餘言載孟氏而下七家發明綱領之詞于卷首事按左氏義采公穀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之說爲證傳外復有總貫條例與證據史傳及學徒問答二百餘章子寧集錄名曰通旨一卷四庫全書總目云安國此傳久已屬稿自奉勅撰進又覆訂五年而後成也俞文豹吹劍錄稱其自草創至於成書初稿不留一字其用意亦勤矣顧其書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不必一一悉合於經旨朱子語錄曰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亦千古之定評也明

初定科舉之制大略承元舊式宗法程朱而程子春秋傳僅成一卷闕略太甚朱子亦無成書以安國之學出程氏張洽之學出朱氏故春秋定用二家蓋重其淵源不必定以其書也後治傳漸不行用遂獨用安國書漸乃棄經不讀惟以安國之傳爲主當時所謂經義者實安國之傳義而已故有明一代春秋之學爲最弊馮夢龍春秋大全凡例有曰諸儒議論儘有勝胡氏者然業已尊胡自難並收以亂耳自則風尙可知矣爰逮本朝敦崇經術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安國舊說始多所駁正棄瑕取瑜擷其精粹已足以綜括原書第其書行世已久亦未可竟廢謹校而錄之以存一家之言若其中紕漏之處則彙纂中業已抉摘無遺茲不復論辨焉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云前有自序及紹興六年進書表論名諱劄子又有述綱領明類例謹始例敘傳授四篇汲古毛氏刻本俱遺之添入音注失舊本之眞矣善本書室藏書志云元刊小字本增入諸國興廢說春秋總例東坡指掌列國圖說春秋始終圖說

春秋會盟圖春秋名號歸一圖春秋二十國年表林堯叟音注括例始
末當因元代科舉春秋之學惟重安國與張洽二家厥後張微胡盛麻
沙坊刻多所增加以備程式之用案安國字康侯紹聖四年進士謚文
定

春秋傳十二卷春秋考十二卷春秋地名譜十卷春秋列國圖與化鄭樵
著樵自述云春秋之經魯史記也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
此而起左氏世爲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漢
之經生惟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石
遺室書錄云直齋書錄解題春秋考作一卷云樵之學大抵工於考究
而義理多迂僻今案宋史藝文志春秋考亦作十二卷又樵上獻書表
以春秋考春秋傳入經旨以春秋地名譜春秋列國圖入地理今並入
經部

春秋通解侯官林之奇著經義考引黃澤云林少穎春秋說大抵不純其

書時月日篇曰此史例也非經意也何以言之夫史以編年爲書故必
書日月以次事之先後若事無巨細概書月書日則事紊而無條矣勢
必先爲之法何等事則時而已何等事則月之何等事則月而又日之
所以分事之輕重緩急也故事之緩者則書時或月事之急者則書日
焉所謂緩者何人事則朝聘會遇侵地伐國逆女乞師災異則螟水無
冰星孛之類皆非一日之事故或時或月焉所謂急者何祭祀盟戰外
諸侯內大夫卒災異日食地震星隕火災之類皆一日之事故日之也
閏有當日而不日者史闕文也夫事或時而不月或月而不日或時月
而又日之舊史之文也二百年後孔子修春秋使直欲書日以謹惡而
史或闕之則何以補之哉孟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焉以知尊
王律諸侯誅叛黜僭此出於聖人修經之法也若夫編年以著代書時
日月以別事之同異皆循舊史而無所增損焉此篇最當理案之奇字
少穎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官至福建路安撫司叅議

春秋元經十卷古田邵整著道光通志云千頃堂書目作元人盧氏補入元志誤考整父清元祐閒太學十彥之一整與族人景之以家學自相友景之乾道八年第進士且閩書言整少從鄭少梅學易少梅名東鄉紹興末特奏名世次正合安可作元人哉案整字宋舉號蒙谷遺老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福清林栗著玉海云淳熙十年六月知潭州林栗著春秋經傳集解乞投進十一年十二月上之付祕省陳振孫云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

春秋解晉江陳震著經義考云已佚閩書云震字省仲淳熙進士累官太府丞

春秋解二卷仙遊蘇權著經義考云已佚閩書云權字元中登淳熙第調梧州推官終長州守

春秋博義十卷莆田鄭可學著經義考云已佚閩書云可學字子子上受業朱文公晚以特科授惠州文學補衡州司戶

春秋會要順昌廖德明著經義考云已佚聞書云德明字子晦受業朱文公舉進士累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

春秋通解十五卷安溪余克濟著經義考云已佚聞書云克濟字叔濟慶元五年登第爲浙西常平幹官終梅州知州其學邃於春秋

春秋諸臣傳三十卷長樂鄭昂著經義考引王應麟云以人類事凡一百十五人附而名者又三十九案昂字尙明

左氏聯璧八卷三山葉儀鳳著已佚經義考引趙希弁云右子儀撰乃對偶之書也

春秋講義一卷莆田劉夙著真德秀序云著作劉公講義一以聖筆爲據依其論秦穆公以人從死晉文之召王宋襄之用人於社以經證傳之失所講纔有十二條麟經大旨略盡於此其言曰吾聞法吏以一字輕重矣未聞聖人以一字輕重春秋也旨哉言乎足以破世儒之陋案夙

克莊大父行

春秋大義二十二卷衍義三卷建陽蔡沆著真西山文集云初西山蔡先生以道學名當世有子三人焉長伯靜次復之又其次仲默復之雖出後虞氏名知方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先生於經無不通而未及論著顧

嘗語三子曰淵女宜紹吾易學曰沈女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屬知方焉既而易皇極二書成獨春秋未得要領居一日讀易豁然有悟曰夫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眾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於道心者亡幾而凡毀彝倫基禍亂者皆人心之爲也故經於臆仲子納郟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綱領大率在此春秋五論五卷蔡沆著自序云慶元丁巳春先君謫春陵以易授兄淵以皇極命弟沈著沆承平春秋武夷胡先生研窮經義者爲成書正以扶三綱敘九法尊王賤霸內夏外夷而聖人精微之旨已闡揚於當世矣

但其中於贈仲子納部鼎皆爲私欲所勝有以致之又如彼此一事彼以爲是此以爲非前後一人前以爲褒後以爲貶或以爵號或以日月或書侯書子書名書字書人書州書國前氏後名是非褒貶始有不同紛紜聚散各立一偏之見若此者不得不推求大端研究其的實作此五論以辨正之

春秋解晉江楊景隆著經義考云已佚閩書作景陸姓譜云字伯淳開禧進士建寧司戶參軍

春秋講義福安繆烈著經義考云已佚閩書云烈字允成嘉禧二年進士添差福州教授遷正字授撫漕侍郎

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連江李琪著四庫全書總目云其書成於嘉定辛未以諸國爲綱而以春秋所載事蹟類編爲目前有序後有論斷第一卷爲王朝及霸國霸國之中黜秦穆楚莊而存宋襄又於晉文以下列自襄至定十君而特附以魯一卷爲周同姓之國而特附以三恪

三卷皆周異姓之國而列秦楚吳越於諸小國後所論多有爲而發如
譏晉文借秦抗楚晉悼結吳困楚則爲徽宗之通金滅遼而言譏紀侯
隣於讎敵而不能自強則爲高宗之和議而言其意猶存乎鑒戒至於
稱魯已滅之後至秦漢猶爲禮義之國則自解南渡之弱霸國之中退
楚莊秦穆而進宋襄則自解北轅之恥置秦楚吳越於諸小國後則又
隱示抑金尊宋之意蓋借春秋以寓時事略與胡安國傳同而安國猶
堅三王復讎之義琪則徒飾以空言矣流傳已久姑錄以備一家且以見
南宋積削之後士大夫猶依經託傳務持浮議以自文也案琪字伯開
官國子司業

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南安呂大圭著四庫全書總目云大
圭字圭叔號樸卿淳祐七年進士官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出
知興化軍嘗撰春秋集傳今已散佚此或問卽申明集傳之意也大旨
於三傳之中多主左氏穀梁而深辨公羊於何休解詁斥之尤力考三

傳之中事迹莫備於左氏義理莫精於穀梁惟公羊雜出眾師時多偏
駁何休解詁牽合纖緯穿鑿尤多大圭所論於三家得失實屬不誣視
諸家之棄傳從經固迥然有別程端學嘗稱五論明白正大而所引春
秋事時與經意不合今考或問之中與經意亦頗有出入大槩長於持
論而短於考實然大圭後於德祐初由興化遷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
抗節遇害大義凜然不能以章句之學錙銖繩之矣天一閣書目云無
序通志堂集有序云春秋論五篇其一卷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辯
日月衰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元兵至圭
叔緘其著書於一室燬焉五論與讀易管見論語孟子解以傳在學者
得存

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福安謝鑰著經義考引方鳳云謝君皋羽
父鑰以春秋爲婦翁繆正字烈所器重

春秋通解建陽熊禾著道光通志云禾與胡庭芳論學曰早歲成春秋通

解一書厄於火更加重纂皇帝王霸之道亦或粗備

春秋圖長泰楊魁植著石遺室書錄云魁植字輝斗號乾齋此書分春秋之始春秋之終春秋總例列國相值世次各國世次諸國今所屬魯一生一及各國爵姓附庸夷狄諸種諸國興廢志春秋各會盟各朝聘各攻伐各交際志歲星二十一年表周各王族各國公族各族氏諸國所都地理諸國屬地皆簡明易曉惟書中實無一圖則書名應稱表稱志不應稱圖蓋與春秋大事表略相似也

春秋類二一元

春秋傳論長樂郭陞著福州府志云陞字德基至元中舉遺逸官興化路教授改吳江州再遷興化卒陞爲人易直修潔其詩文亦平和深沈不以琢鏤爲工

春秋纂例光澤李應龍著經義考云已佚閩書云字三林至元中薦爲白鹿洞書院山長及漳州路儒學教授俱不赴

春秋經旨邵武黃清老著千頃堂書目云清老字子肅泰定四年進士湖廣儒學提舉

春秋解義福州鄭杓著經義考云已佚聞書云杓字子經泰定中辟南安儒學教諭

春秋論斷永福林泉生著千頃堂書目云泉生字清源遂于春秋官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春秋集傳邵武鄧淳翁著袁桷序云自唐以來合二傳者始各以長自見淳翁纂而爲編因胡氏七家而增廣之

春秋經世春秋大旨福安蘇壽元著經義考引蔣易云北溪先生字伯鸞又字仁仲弱冠游太學連魁三館時太學生至京師者皆授郡博士先生歸隱於建陽之唐石山以春秋四書教授學者所著凡數十萬言

春秋類三明

春王正月考一卷古田張以寧著千頃堂書目云以寧洪武二年使安南

著是書讀書敏求記云後卷辨疑歷稽經史傳記及古注疏並劉向周
春夏冬之陳寵天以爲正周以爲春之說比觀朱子晚年定論參錯辨核
斷以春王正月之春爲周之時通志堂集云本之以語孟之言而歸宿
於紫陽晚年之定論別引三傳與他經及史傳以證之其說之靡者則
爲辯疑以折其誤四庫全書總目云史稱以寧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
尤專春秋多所自得撰胡傳辨疑最辨博今已佚惟此書存考三正學
更時月並改經書正月繫之於王則爲周正不待辨正月正歲二名載
於周禮兩正並用皆王制也左氏發傳特曰王周正月則正月建子亦
無疑自漢以來亦無異議至唐劉知幾史通始以春秋爲夏正世無信
其說者自程子泥於行夏之時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眾胡安國遂實
以夏時冠周月之說程端學作春秋或問更堅持門戶以梅賾爲書爲
據而支離蔓引以證之愈辨而愈滋顛倒夫左氏失之誣其間偶爾失
真或亦聞有至於本朝正朔則婦人孺子皆知之不應左氏誤記卽如

程子之說以左氏爲秦人亦不應距周末僅數十年卽不知前代正朔也異說紛紛始不可解以寧獨徵引五經參以史漢著爲一書決數百載之疑案可謂卓識至於當時帝王之後許用先代正朔故宋用商正見於長葛之傳諸侯之國亦或用夏正故傳載晉事與經皆有兩月之差古書所記時有參互後儒執爲論端者蓋由於此以寧尙未及抉其本原又伊訓泰誓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據以寧尙未及明其僞託而周禮正歲正月之兼用僅載鄭注數語亦未分析暢言之以祛疑似於辨證尙爲未密然大綱旣得則細目之少疎亦不足以病矣

春秋錄疑十六卷晉江趙恆著千頃堂書目云恆字志貞嘉靖戊戌進士官姚安知府著書時以續塞耳者二年書成去續而耳已聾其專心如四庫全書總目云是書本胡氏傳而敷衍其意專爲科舉而設故經文可爲試題者每條各於講義之末總括一語如制義之破題其合題亦附於後標所以互勘對舉之意

春秋訂疑十一卷建安林命著于頔堂書目云命字子順嘉靖二十二年進士廣東按察司副使

麟經律解八卷惠安李慎著道光通志云慎以春秋起家每病學者棄經任傳棄傳任意乃著麟經律解臨海秦氏太倉王氏皆以春秋專門咸推尊之慎在瓊海覆舟其書與先後著作皆沒水中案慎嘉靖庚戌進士字克念

春秋四傳私考十二卷浦城徐浦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浦字伯源浦城人官監察御史是書舉左氏公穀胡傳之異同衷以己意於胡傳之深刻者多所駁正持論頗平允然每就事論事不相貫串如宋公私卒謂不書薨以示褒不知外諸侯經皆書卒也又凡浦無所論斷之條皆不存經之原文似乎刪節聖經亦非體例石道室書錄云浦城遺書刊本四傳者左氏公穀及胡氏傳也前有姜寶序寶與浦同年序略云如夫人子氏條足正左氏之誤乾時條足正公羊之誤齊仲孫條足正穀梁之

誤至若會齋魚札來聘條雖胡氏亦有待考正焉今案遺書本只有二卷四庫書目作十三卷浦嘉靖癸丑進士

春秋日錄福寧黃乾行著千頃堂書目云乾行字大同嘉靖癸丑進士重慶知府

春秋聞義十一卷侯官曹學佺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是書經義考注曰未見蓋不甚傳大抵摭摭舊文無所闡發

春秋揆一卷漳浦黃道周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是書以天人之故若表之於景景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揆名書通爲一篇其說謂揆者景也表景也日南則其晷陰日北則其晷陽揆之則於其景也宣公之二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年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極近景北者極遠又謂春秋之紀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兩之一百二十自文王受命之年以及仲尼之沒參之而得七兩之而得五文王以四千三百二十年爲春秋仲尼以三千六百年爲春秋五文王之春秋

有五文王者出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十一大聖人者以行其
一統而天地爲再開闢云云蓋以皇極經世之學說春秋自三傳以來
未之前聞卽邵子亦未發此義也道周禮記諸傳雖不必盡當於本旨
而借經抒論於人事猶有所裨此則真無用之數學不能以道周之故
曲爲之說矣

春秋軌黃道周著洪思收書序云有春秋表正春秋揆春秋軌蓋以昭春
秋之義暢春秋曆之說

春秋左氏人物譜一卷福清張事心著自序云是書自隱至哀凡錄二千
五百三十九人分國類編首世系次中宮次子姓次先王先后次先裔
次古先裔次世族終臣庶而孔門特立一目者尊宣聖也於周前另爲
一項者傳中所引也編成因名之曰春秋左氏人物譜徐勣序云張子
靜春秋人物譜蠹蠹半蝕余嚴加校訂分十二公而羅列之重爲繕寫
井然有序案事心以貢生爲海澄訓導

春秋四傳辨疑福州陳肇會著經義考云肇會字昌箕天啓辛酉舉人官禮部司務辨疑一書曹學佺序之

春秋易義十二卷晉江林胤昌著千頃堂書目云以易證春秋之義故曰易義胤昌字爲磐天啓壬戌進士官吏部文選司郎中

春秋比事七卷漳浦張國經著千頃堂書目云天啓壬戌進士四川布政司叅政

春秋十二公明辨仙遊唐大章著千頃堂書目云以經爲主不規規於三傳

春秋存俟十二卷莆田余颺著千頃堂書目云颺字廣之崇禎丁丑進士宣城知縣吏部主事

春秋傳十二卷莆田林尊賓著經義考云有自序尊賓字燕公以崇禎壬午舉於鄉傳成於崇禎辛未凌侍御義渠張吉士溥夏吏部允彝皆爲之序

春秋類四 清

春秋燬餘四卷安溪李光地著玄孫維迪書後云春秋燬餘者先高祖文貞公所著先祖穆亭公所編輯也按年譜公於康熙壬午歲春秋稿成逮乙酉聖駕南巡公扈從於外保定官署火稿燬其未燼者不及半也公身後先祖謹掇拾餘稿之可讀者纂輯成編先兄維屏恐其失墜錄請從叔榮壽點勘考校辛巳夏維迪商之姪增黍俾付剞劂

石溪春秋辨義建寧劉風起

鳳起一作鳳

起著縣志云風起字蘭村雍正癸卯拔貢

生石溪史話云孫明復治春秋與胡康侯解說多牴牾然康侯之說不免強經義以就已意嘗讀之覺其說多不然年歷七十彌習而彌疑之始博集百家眾說折衷其至當者定爲一集名曰石溪春秋辨義

春秋三傳合注一冊閩縣龔景瀚著石遺室書錄云標題只稱龔氏各條末閒有瀚案云云知爲海峰先生所著惟三傳注疏外所采前人之說無多且自隱公元年至四年止則未成之書也

春秋三傳釋地一冊龔景瀚著石遺室書錄云所考只隱公元年一年固未完之書也

春秋繁露箋注崇安董典齋

名未聞

著歸愚文鈔有序云崇安典齋董君江

都後裔也本公羊家學旁及左穀穿穴注疏垂三十年念繁露一書流傳未廣奧質難明佐郡餘閒創爲箋注探經摭傳搜剔爬梳一句一字必求典切有解疑釋結之勞無疏略牴牾之失中有無從徵信者姑從

闕如

春秋至朔通考邵武張冕著六亭文集云我朝博洽君子於春秋經傳中月閏朔較前代推算詳密者陳氏長歷顧氏春秋大事表吳氏三正者二三書而已邵武張君繁露通曉歷法乃更參究經傳推排成書一洗天文家習見雖止歷法一事而關於經義甚大案冕字繁露道光丙戌進士官泉州教授

春秋集注閩縣楊大賓著抑快軒文集云是書曾蒙眾說繁以已意大抵

謂春秋中正之準世目爲刑書失聖人之意也

春秋釋經四卷光澤高澍然著抑快軒文集云專取證於經以求其文與事各止其所而義存焉者又云春秋實錄也其事不待傳而詳其文不緣意而立其義不假衰貶而見也爰疏所得於經下其三傳及舊說與經合者采而著之左海文集云大旨以經求經不苟阿三傳能一掃諸家繳繞苛細之習怡亭文集有序云三傳於春秋信有發明矣然不勝好異至於胡氏抑尤偏也今兩農之撰釋經蓋不忍其重誣聖人勤矣哉其用心案澍然嘉慶辛酉舉人

春秋經傳比事二十二卷閩縣林春溥著自序云余向讀左傳每苦其繁思稍節以爲讀本久而考其始末而後知其不可刪也非惟不可刪其有經無傳者且惜其略也於是參之公穀以廣其義附以國語史記以補其遺而又懼其雜而復也慎而取之其經則專以左氏爲主而附注其異文傳之日月或與經異則兩不相蒙移就者注其原次於下有傳

無經者以圖別之其每年逸事不知何月者附錄於後孔子曰屬辭比
事春秋教也余既上紀古史下紀戰國而於春秋尤不可無述也故成
此編使二書相為首尾案春溥字鑑塘嘉慶壬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左傳杜注勘譌侯官林昌彝著小石渠閣文集云左氏注解服氏為精杜
氏則襲賈服說掩其名而以臆亂之今特勘其疎繆者

左傳臆說一卷侯官郭柏蒼著石遺室書錄云凡十九條無序跋多主事
理少考證

春秋左氏傳毛本阮本考異長樂謝章铤著賭棋山莊集自跋云十二經

注疏本以毛氏為最盛汲古以阮氏為最有名盧宣旬所刻宋本俗稱

與阮所記校本正合盧云用文選樓藏本校宋則盧本當即阮本也乙亥重溫左氏傳因以阮本雙對而

其中乖舛甚多蜀本麻沙本之潦草備見於周公謹陸放翁之所記則

宋版亦不盡可憑况毛本亦從宋本出者子晉鈞譽藝林然其人頗嗜

古雖不足比擬岳珂殆亦可儕之陳起之列慶元本阮所依固實矣豈

毛本而一無可取乎今校之阮本有毛誤而阮亦誤者有阮誤而毛不
誤者有毛誤而阮不言其誤者有毛不誤而阮誤以爲誤者而阮輒訾
毛本以最劣此何異孔冲遠左袒杜注招擊服劉必不容其置喙焉因
撮舉其違異如左凡校勘記所已具者不及

春秋義十一卷閩縣陳翼著石遺室書錄云歷詆三傳斷之於心直似春
秋論名春秋義似乎已汰然如仲嬰齊卒下謂因時有兩嬰齊杞叔姬
來歸下辨孔氏無二世出妻葬蔡景公下謂誅其舉國之人晉人秦人
圍鄭秦人伐晉下謂稱人爲貶皆精確不磨惟西狩獲麟下謂周之春
夏之冬然桓四年狩于郎固書春莊四年狩于禚則書冬周之季冬夏
之孟冬固與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者不合吳孟子下謂意如蓄怨昭
公廢其妻黜其夫人之位號然則孔子亦聽命於意如矣何必作春秋
乎新作雉門及兩觀下謂天子五門魯有其二雉門卽應門以諸侯上
擬天子僭也夫不敢有應門只有雉門卽不敢僭之故然則諸侯將不

得有門乎雉門及兩觀災下謂自外臣觀之由外達內先雉門後兩觀
不知兩觀在雉門旁無所分內外衛人來媵下謂楚人嫁女安所得芊
姓諸侯媵之不知蠻芊之國不少夔卽芊姓且夷狄固不能盡律以禮
也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下謂三傳皆謬妄不知陳侯媵之說至爲有理
必非臆造不得盡委諸闕文也

福建藝文志卷十一

經部十

孝經類一 宋

孝經注建陽江杞著問書云杞字堅老政和二年進士以御史致仕里居十五年講義不倦郡守魏疇見其所著孝經歎曰他日變此邦爲曾閔必是書也經義考云已佚

孝經刊誤一卷建陽朱熹著經義考引朱子後序云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爲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富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爲此書多出後人傳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中興藝文志云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爲經後

爲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
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愚不及者末之有也其首尾
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爲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
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
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
六十七字以順則逆以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趙希弁云右朱文公所
定也皆以古文爲正惟傳之六章或從今文黃震云晦庵朱先生因衡
山胡侍郎及玉山汪端明之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以天子至庶
人五章皆去子曰與引詩云之語而併五章爲一章云疑所謂孝經者
本文止如此而指此爲經其餘則移置次第而名之爲傳並刊其用他
書竄入者如孝天之經地之義至因地之利爲春秋左氏傳載子太叔
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如以順則逆以下爲左氏傳所載季文子北宮
文子之言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氏所載士貞子之言遂以孝經

爲出於漢初左氏傳未盛行之前且云不知何世何人爲之愚按孝經
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詩爲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
相類而孝爲百行之首孔門發明孝之爲義自是萬世學者所當拳拳
服膺嚴父配天一章晦庵謂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爲人
臣子者皆有今荆之心反陷於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訓而戒學者詳之
愚按中庸以追王太王王季爲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古
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於非其
分之當言如晦庵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朱鴻曰自漢以來說經家鮮
有以易經文片言者移之自二程子大學始也自漢以來注疏家莫能
刪削起文隻字者刪之自朱子孝經刊誤始也曰費直以彖象文言附
於辭非移易乎曰直受之於師則然非直自移之曰李林甫承詔定月
令非刪削乎日月令知爲目不韋書非經文也四庫全書總目云取古
文孝經今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舊文二百二十三字今以朱子語錄

考之黃螢記云孝經除了後人所添前面子曰及後面引詩便有首尾
又云以順則逆民無則焉是季文子之詞言斯可道行斯可樂一段是
北宮文子論令尹之威儀在左傳中自有首尾載入孝經都不接續至
無意思又葉賀孫記云古文孝經有不似今文順者如父母生之續莫
大焉又著一个子曰字方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此本是
一段以子曰分爲二恐不是又輔廣記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
配天豈不害理如此則須是如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人都無分
豈不啓人僭亂之心是朱子詆毀此書已非一日特不敢自居於改經
故託之胡宏汪應辰耳歐陽修詩本義曰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
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引康棣君子偕老節南山三詩
爲證朱子蓋用是例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注其下曰抱遺經於
于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後
之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擬議也斯言允矣南宋以後作注者多用此

本故今特著於錄見諸儒淵源之所自與門戶之所以分焉

孝經本旨一卷閩縣黃幹著直齋書錄解題云凡諸經傳言孝者輯錄之爲二十有四篇經義考引陸元輔云朱子嘗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孝經之旨者別爲外傳未及屬草勉齋繼其志

孝經類二 元

孝經集注光澤李應龍著道光通志云應龍字玉林至元閒薦爲白鹿洞書院山長及漳州路教授俱不赴

孝經類三 明

孝經集傳四卷漳浦黃道周著自序云六經之本皆出孝經而小戴四十九篇大戴三十六篇儀禮十七篇皆爲孝經疏義蓋當時師優商參之徒習觀夫子之行事誦其遺言尊聞行知萃爲禮論而其至要所在備於孝經觀戴記所稱君子之教也及送終時思之類多釋孝經者蓋孝爲教本禮所由生語孝必本敬本敬則禮從此起非必禮記初爲孝經

之傳注也臣繹孝經微義有五著義十二微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
文返質二也貴道德而賤兵刑三也定辟異端四也章布而享祀五也
此五者皆先聖所未著而夫子獨著之其文甚微十二著者郊廟明堂
釋奠齒胄養老耕藉冠昏朝聘喪祭鄉飲酒是也著是十七者以治天
下選士不與焉而士出其中矣天下休明聖王尊經備是而行之五帝
三王之治猶可以復也鄭開極曰鄉先生石齋黃公考注經傳其功甚
偉而孝經集傳一書尤稱醇正其分經別傳則朱考亭之刊誤也次第
篇章則劉中壘之今文也儀禮二戴記以爲疏義則六家之同異可無
論也小傳則公之所發明大傳則兼采游夏思孟之所闡述也微義五
著義十二則公之自序其節目也旨該而義切其爲彙傳也若是至德
要道不粹然明備也耶四庫全書總目云是書作於廷杖下獄之時其
作書之旨見於門人所筆記者曰孝經有五六義本性立教因心爲治
令人知非孝無教非性無道爲聖賢學問根本一也約教於禮約禮於

敬敬以致中孝以導和爲帝王致治淵源一也則天因地常以地道自處履順行讓使天下銷其戾心覺五刑五兵無得力處爲古今治亂淵源二也反文尙質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闢楊誅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亂常五也以是五者別其章分然後以禮記諸篇條貫麗之其自序中所謂五微義十二著義者不出於此實其著書之綱領也然其初說以引詩數處各屬下章如中庸尙綱章例今則仍附於各章之後蓋亦自知其說之不安又其初欲先明篇章次論孝敬淵源三論反文歸質似欲自立名目如大學衍義之體今本則仍依經文次第而雜引經記以證之亦與初例不同昔朱子作刊誤後序曰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顧未敢耳道周此書蓋與之闡合其推闡頗爲詳洽蓋起草於崇禎戊寅卒業於癸未屢變其例而後成故較所注禮記五篇成於一歲之中者爲精密云石遺室書錄云卷一分開宗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章卷二分三才孝治聖德三章卷三分紀孝五刑

廣要道廣至德四章卷四分廣揚名諫諍感應事君喪親五章集傳分
大傳小傳大傳者引游夏諸儒所記曾子孟子所傳以爲羽翼小傳則
石齋先生所自發明用夾行注者也前有張鵬翻鄭開極沈珩三序
孝經贊一卷孝經頌一卷黃道周著漳浦集云明發懷愴乃書孝經以侑
同人前後百本既稍畢役又爲孝經贊十八章及孝經頌一篇凡三千
餘字

孝經外傳孝經定本孝經別本黃道周著漳浦集洪思注云黃子詔獄中
所書一百二十本孝經本各有論著文與義咸殊焉其庶人有引詩者
四十部爲別本

福建藝文志卷十二

經部十一

五經總義類一 宋

詩書雜義一卷 侯官張宜著劉敞序云宜治毛氏詩孔氏書王氏易鄭氏禮左氏春秋通其訓詁名其家法轉以相解條分節斷其言三代制度出於經者不啻眼見因記憶宜所言詩書雜義歲久頗不存得其十事爲一卷以傳之

三經義辨十卷將樂楊時著中興書目云辨王安石書詩周禮三經義之失玉海云紹興五年六月起居郎朱震言故龍圖閣學士楊時所著三經義辨請令本家抄錄投進朱子云龜山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觀享孔子且欲剪毀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中興藝文志云王居正爲舉子時不習王氏學流落十餘年龜山出義辨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

尾十年爲三經辨學凡安石父子言不合道者悉正之紹興間於上前論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處上正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居正退序上語繫辨學首上之與龜山義辨並列秘府自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矣龜山經說八卷揚時著直齋書錄解題云易三詩春秋孟子各一末二卷則經筵講義也

六經奧論六卷舊本題鄭樵著天一閣書目云盱江訓導危拜輔家藏臨川黎溫校正凡例十條通志堂經解目錄引黎溫序云是鄭樵唐荊州稗編從之朱氏經義考列入無名氏云其書議論與通志略不合且漁仲上書自敘所撰經說無此書名四庫全書總目云崑山徐氏刻九經解仍題樵名今檢書中論詩皆主毛鄭已與所著詩辨妄相反又天文辨一條引及樵說稱夾漈先生足證不出樵手又論詩一條引晦菴說詩考宋史樵本傳卒於紹興三十二年朱子詩傳之成在淳熙四年而晦菴之號則始於淳熙二年皆與相及論書一條並引朱子語錄且稱

朱子之謚則爲宋末人所作具有明驗不知顧湄校九經解時何未一檢也第相傳既久所論亦頗有可采故仍錄存之綴諸宋人之末而樵之名則從刪焉徵刻唐宋秘本書目云首卷總論六經餘則雜論諸經以易書詩春秋禮樂爲序石遺室書錄云千頃堂書目以爲車似慶作非鄭樵未知何據今案此書卽六經雅言圖辨卽道光通志之六經圖解與藝圃折衷一書而有四名大同小異也儀顧堂題跋云莆陽二鄭先生六經雅言圖辨六卷明人影寫宋刊本吳兔牀拜經樓舊藏盧抱經杭葦甫皆用朱筆校過者也明文淵閣書目焦氏經籍志千頃堂書目皆著錄惟不著二鄭之名此本亦同次二行題曰甲科府教許一鶚家藏甲科府教方澄孫校正核其文卽四庫所收之鄭樵六經輿論也提要摘其天文辨稱夾漈先生論詩引晦菴說詩論書引文公語錄證其不出樵手如老吏斷獄矣而未定爲何人所著吳兔牀愚谷文存謂六經輿論之名必後人妄題是矣又據道園學古錄稱夾漈著述五十

餘種疑卽在五十餘種之中不知夾漈者述不止五十餘種見宋史藝文至夾漈遺編及八閩通志並無此書之名也文淵閣書目有六經圖辨無六經輿論至董氏元賞齋書目始有六經輿論可見成化以前無此名必黎溫刊板所妄改耳蓋淺人見書題莆陽二鄭而不著其名但知莆田之有鄭樵不知有鄭厚故妄題之不知二鄭非一鄭也其撰人當從宏治興化府志作鄭厚與弟鄭樵同撰者爲近厚字景韋樵之從兄紹興五年成進士調泉州觀察推官趙鼎知泉州事無巨細悉以屬之言者希檜旨劾以詔事趙鼎謗議朝政遂罷歸少時嘗著藝圃折衷論多過激紹興十三年爲部員外郎王恭摘書中詆孟子語言于朝詔令建州毀板已傳播者焚之竊謂此書卽藝圃折衷之焚餘後人又有所附益耳折衷今不可見其說經傳而折其衷者板雖毀書雖如元祐黨人文字豈能禁其不傳惟無弛禁明文不敢公然刊行故易其名曰六經雅言圖辨折衷與辨其義一也又恐獨題鄭厚之名形迹易露

樵以進書得官與厚以著書獲咎相反故以夾漈之說雜之曰莆陽二
鄭者樵與厚齊名故也曰家藏者其意若曰流傳自昔知其姓不知其
名耳不然古來刊書有題編次有題校正者未聞有題爲家藏者也書
中徵引南宋人著述尙多如易舉正條下引晁公武進易解秦以詩廢
而亡條引陳君舉說武成條引林少穎書疑條引胡五峯吳才老書詩
逸篇條引洪邁舊日爲三山教授等語厚漁仲從兄漁仲卒於紹興三
十二年年五十九景章長漁仲三歲以檜死後起官改官之時計其卒
當亦在紹興隆興之間容齋生於政和五年少穎生於政和二年明仲
生於元符元年才老仕於紹興時皆與景章時代相接公武之易解據
書錄解題進於乾道間非景章所得見君舉生於紹興十一年至隆興
之初才二十歲其所著書亦非景章所得見今觀所引公武易解陳君
舉說及正朔總論之時菴詩說古今文尚書辨之文公語錄辭句序次
顯然後增皆門弟子所附益也蓋亦猶胡安定周易口義公是先生第

子記之例爲門弟子述其師之說故不題撰人姓名而但稱蒲陽二鄭雅言者口義語錄之變文不然但曰六經圖辨足矣何必曰雅言圖辨後有重刊是書者宜改題曰鄭厚弟子述其師及樵之說則無任而不可通矣

經說三十卷建陽朱熹著鄒齋讀書志云易說啟蒙三卷大易問答二卷尙書問答三卷毛詩問答一卷禮記問答一卷中庸問答二卷大學問答二卷周禮春秋問答一卷論語問答並拾遺八卷孟子問答並拾遺並孝經刊誤四卷附太極解義太極問答四銘解義問答三卷通爲三十卷邵武黃大昌鄱陽王迂編次凡六經之要旨論孟之奧義悉可以類而求之廷平廖德明爲之序案諸說中惟孝經刊誤及太極解義別見著錄孝經刊誤一卷此作四卷太極解義別作太極說千頃堂書目作黃大昌撰以大昌嘗編次也

六經疑難四卷邵武張文著肇經室經進書錄云文伯字正夫經義考列

之錢承志之後疑宋末人按平津館鑿藏記云此書目錄春秋前有題
云紹興甲子朝廷兼經先君鐸堂用春秋連取首選卷三云孝宗皇帝
淳熙八年臨軒策士則其人當在孝宗後是編千頃堂書目經義考並
作十卷此從澹生堂鈔本依樣過錄僅總序及易書詩三經餘皆闕佚
自序云嘗取五經三禮與夫論孟究其大概凡平日得於先儒議論者
寸長片善靡有不錄又云開卷一覽九經大旨瞭然胸中矣雖其書專
爲場屋而設然唐宋諸儒說經之文拮拾不少足資考訂也

經說閩縣林觀過著四朝聞見錄云林自知觀過號爲名儒案觀過嘉定
十年進士

四如講稿四卷莆田黃仲元著四庫全書總目云其說多述朱子之緒論
然亦時出新義發前儒之所未發如行夏之時則據禮運孔子得夏時
於杞註謂夏四時之書而不取三正之說周官井田則謂周時皆用井
田而不取鄭氏畿內用貢都鄙用助之說伯魚爲周南召南則據詩鼓

鐘及內傳季札觀樂謂南卽是樂又周召爲二公采邑非因二公得名
雖按之經義不必一一脗合要爲好學深思能自抒所見者也此本出
其裔孫文炳家藏已有殘闕嘉靖丙午始雕板印行朱鍾尊經義考但
載其所著經史辨疑而不及是書當由刊在家塾閩中僻遠偶然未見
傳本歟案仲元咸淳七年進士

五經總義類二

明

五經蠡測六卷福甯蔣悌生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悌生字叔仁洪武初以

明經官訓導是書乃其元季避兵藍田谷中所作嘉靖戊戌

案原序內不題年號

但稱戊戌以序中一百六十餘年語推之知爲嘉靖十七年

浮梁閔文振纂修州志始得稿於其裔

孫宗雨序而刻之前有洪武庚戌悌生自序凡易一卷書一卷詩三卷

春秋一卷後有文振附記曰右五經詩說獨多易書次之春秋爲少禮

記亡闕今猶題曰五經蠡測仍其舊也云云今觀其書或載經文或但

標章句之目所說或大書或夾註體例絕不畫一蓋猶未成之藁草又

尙書大甲篇首有曰詩書小序前已詳言之矣然已前絕未論詩書序則不但禮記散佚併尙書亦有佚脫也其說易多斟酌程傳本義之異同如解頤卦虎視眈眈其欲逐逐謂大臣之求賢爲助如虎之求肉爲食穿鑿太甚如解龍戰於野謂坤不得稱龍龍卽乾卦六爻之龍陰盛而與之戰嫌於无陽故稱龍以明陽未嘗无則立義特爲正大其說書於蔡沈集傳多所訂正解盤庚疑有錯簡三章未免因王柏說又加推廣至於高宗彤日謂果爲高宗之事則當稱王不當首稱廟號用鄒氏音釋之說以爲祖庚祀高宗亦不爲無見其說詩謂小序固有紕繆而朱子疾之太甚於諸篇同異務持兩家之平在元明之間可謂屹然獨立無依門傍戶之私至其以鳴鳩爲美周公乃豳風之詩錯簡入於曹風則又臆斷之餘習矣春秋僅說滕子來朝子同生夫人姜氏遜於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公及夫人會齊侯於陽谷齊仲孫來六條案遜與會合而仲孫一條與陽穀一條年月又復顛倒其說不甚王胡傳爲一條

然既曰胡傳不合筆削之初意又曰聖人復生亦將有取於胡氏之言
又何必一一盡合於筆削之初意則於胡傳亦尙在疑信間也大抵僻
處窮山罕窺古籍於考據引證非其所長而單精研思則往往有所心
得名雖不及熊朋來書則實在朋來上也

九經圖注莆田周安著經義考引陸元輔云安字孟泰家貧遇鬻書者以
耕牛易之卒後遺書爲外孫所焚鄰人急拾之得九經圖注制度極精
巧

羣經類纂三十四卷南靖楊聯芳著經義攷云聯芳字懋實萬厯辛丑進
士仕至貴州按察副使其書以類編之曰君臣曰敬天曰勤民曰節財
曰用舍曰學校曰禮制曰樂和曰刑罪曰征伐曰謀斷曰父子曰兄弟
曰夫婦曰朋友凡一十五門萬厯癸丑序

五經困學九十卷侯官曹學佺著道光通志云經義考列曹氏五經分類
著錄詩剖疑卽質疑六卷書折衷卽會衷十卷易可說七卷易通論六

卷春秋傳刪卽節刪十卷禮明訓二十七卷共六十六卷合春秋闡義
十二卷春秋義略三卷爲八十一卷猶未足九十豈傳寫卷目偶誤與
六經三注粹抄六册晉江許順義輯浙江採輯遺書云前列經文約抄舊
注以便省覽易書詩外春秋周禮戴記皆節本四庫全書總目云順義
字如齋是書前後無序跋不知何時所作驗其版式蓋萬厯以後之坊
本所謂三注者亦不知三家爲誰殆書賈射利所刊也

經髓七卷閩縣陳世澹著四庫全書總目云其書成於崇禎己卯前有自
序稱題於九龍學署按清流縣有九龍灘或卽是縣之學官歟五經各
爲一卷益以周禮一卷皆摘錄經文之可入制藝者略爲詮釋末爲孫
子一卷蓋併以備對策之用而與聖籍同名曰經髓不倫尤甚也

五經總義類三

清

讀書偶記三卷甯化雷鉉著浙江採輯遺書云劄記讀書所得並其師友
所講論者皇清經解淵源錄云其中論易多本李光地論禮多本方苞

蓋一其鄉前輩一其受業師也

經稗六卷建安鄭方坤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是編雜採前人說經之文凡
易書詩春秋各一卷四書共一卷以其說多采摭諸說部之中故名之
曰稗言猶正史之外別有稗官且漢代傳經專門授受自師承以外罕
肯旁徵故治此經者不通諸別經卽一經之中此師之訓故亦不通諸
別師之訓故專而不雜故得精通自鄭玄淹貫六藝參互鈎稽考及經
書亦多採摭言考證之學者自是始宋代諸儒惟朱子窮究典籍其餘
研求經義者大抵斷之以理不甚觀書故其時博學之徒多從而探索
舊文網羅遺佚舉古義以補其闕於是漢儒考證之學遂散見雜家筆
記之內宋洪邁王應麟諸人明楊慎焦竑諸人國朝顧炎武閻若璩諸
人其尤著者也夫窮經之要在乎講明大義得立教之精意原不以搜
求奇秘爲長然有時名物訓詁之不明事迹時地之不考遂有憑臆空
談乖聖人之本旨者諸人於漢學放失之餘摭摭而存一綫亦未始非

餽羊之遺也顧諸家無談經之專書篇帙紛繁頗難尋檢方坤能蒼粹
然說部居州分於考核之功深爲有裨特錄存之亦朱子註中庸不廢
沈括夢溪筆談之意案方坤雍正癸卯進士

經史問五卷古田郭植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是編乃王廣東粵秀書院時
與諸生搜經史疑義設爲問答以攷訂之案植字於岸乾隆壬戌進士
惕齋經說四卷讀經校語二卷經傳釋詞續編二卷惠安孫經世著石渠
室書錄云經說雖兼采漢宋而引據博洽攷證詳明少泛論之說校語
則簡而確續釋詞踵高郵而作多過爲區別處經說前有長沙徐樹銘
序受業婿陳金城撰行略一徐序云經世之言曰不通經學無以爲理
學不明訓詁無以通經不知聲音文字之原亡以明訓詁今讀其經說
六卷讀經校書一卷經傳釋詞續編二卷率非完書然无門戶之習稱
心而言抑亦表其大凡矣據序卷數又有不同

何氏學四卷東越何治運著石渠室書錄云治運字郊海據陳若雲敘首

博邑子何郊海東越法度士也若霖閩縣人則治運爲同邑不稱閩縣稱東越者治運著有東越志其序力辨福建非閩乃東越爲至精確此書署撰人處自稱東越故仍之治運志也卷一卷二皆經說卷三論說辨議答問叙各體文卷四書後跋記書祭文連珠各體文字何氏學者用汪中述學體例也其經學之精審與文詞之淵懿亦駸駸平與之相埒首若霖一叙陳壽祺書一通叙補此編文成數萬命世之才博物善作精能之至入神出天書統稱此四卷爲經說始以雜文皆根據羣經耳今案如讀易云文之字上从六下从乂乂六天地之中合文者天之雜也然从上者隸變之文俗字作訛號之六若云从六省或可讀論語云朱子曰學之爲言效也學止訓讀書若云效而時習之則不詞然讀書卽以爲效法卽言效之而時時溫習之無甚不詞猶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也說克己復禮云劉光伯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光伯之說可以解楚靈王之自克以說此章非也說文

克之象肩也其義任也爲仁由已是曰當仁然克已復禮四字本是古訓左傳引仲尼曰古也有志可證聖賢不自滿假何必不爲顏子言之下文非禮勿視四項明是自克條目東越志叙二千餘言辨東越之非閩博且精矣猶有未精者則過求其博之故也所引左思吳都賦張協雜詩李注引蘇武書魏書李彥偉梁書庾肩吾傳吳均檄江神宋之問詩李白詩韓愈詩張讀宣室志皆不足據者也詞章家之言何知地理漢以後人之說未爲典要以東越爲閩是初誤於秦立閩中郡閩中郡固不止東越東越實在內漢仍之以爲閩越許叔重非地理專家遂謂閩東南越囹圄之說仍秦舊也逸周書無閩而有東越海童元和郡縣志則載福州貢海童可證福州本東越若無山海經閩屬海內南經不屬海內東經則東越歸東南南越歸南不煩言決也東越烏得占閩而有之今不據南經之闕以爲斷而據東經不歸咎秦漢而歸咎朱梁旣言未嘗以東治當之又言非東治所得傳是東治固與於閩矣皆千慮一

夫蓋今載其精確者於本傳而辯其未當者於此陳左海文集有與書
說其命名之失云足下命所著書為何氏學壽祺考之漢書儒林傳所
傳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有京氏之學有高氏學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有
大小夏侯之學魯詩有韋氏學有張唐穆氏之學齊詩有翼匡師伏之
學燕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公羊春秋有嚴顏
之學叢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皆經師顯門自名其家立于學
宮往往有章句訓故相傳授若自題其所撰著為某氏學今惟見何邵
公之書而已公羊疏引博物志曰何休公羊云何休學有不解者或答
曰休謀詞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已此言為允壽祺謂此言與儒
林傳所稱某氏學云云者相反非也陸元朗公羊音義曰學者言為此
經之學即注述之意是其義也今檢足下大箸四卷上一二卷經說最夥
者論語二十九首孟子十九首禮十首而已其它易尚書詩春秋孝經
爾疋皆寥寥數則未附周書及春秋繁露二則其體近於隨筆紀聞之

作可以稱雜記而不可以稱傳注非傳注則不得以名爲一家之學明矣其下二卷論說辨議答問敘跋記祭文連珠絕夢凡若干首其體壹皆雜箸可以入文集而不可以入經說非經說則尤不可名爲一家之學又益明矣求之古人撰述從未有駁雜夸大名與實乘若是之甚也案左海之說過矣說文學放也凡學問之統詞班書所稱某氏某氏之學皆上加易有尚書有詩有禮有等字而後爲傳經之稱非凡用學字卽專指爲傳經以外皆不得稱爲學也何邵公注公羊稱何休學亦邵公適爲是學遂稱何某學而已如左海說必註公羊乃可稱爲學乎必何氏注公羊乃可稱何某學乎有是理乎歧海此名不過因邵公有何休學之稱而已適姓何此書亦經說居多聊爲仿效而已無大過也左海自命經學大師見學問有勝已者曲加壓抑如林喬蔭之不入東越儒林傳而入之文苑其明證也又恐人駁議乃曲爲之辭謂欲使附其兄傳後是何言歟歧海樾亭經學皆欲突過左海故於此命名極力詆

駁汪中之遺學何不識之何氏學中往往自稱伊舊何父此四字出逸
周書商誓篇王若曰告爾伊舊何父幾耿肅執乃殷之舊官人父下幾
上缺四字據各家注解幾耿肅執皆人姓名幾卽左傳之幾氏肅卽肅
姓之肅則何父當亦一人名歧海此稱始如司馬氏爲程伯休父之後
惟伊舊當卽下文舊官人義統下各人之稱且何字本負荷之荷與姓
相傳爲韓信之後何父下又有關文未知何字以何父爲何姓之稱恐
有未確

五經異義疏證二卷侯官陳壽祺著左海文集自序云五經異義漢許慎
撰鄭玄駁隋唐經籍志並著錄十卷宋時已佚近人編輯勵存
篇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述祖本嘉定錢大昭本曲阜孔廣
林本大氏據拾叢殘以意爲合孔本條理差優而強立區類欲還十卷
之舊非所敢從也嘉慶戊辰夏余養病京邸取而參訂之每舉所徵條
尤詳者若多差互仍兩載之其篇題可見者二十餘事第五田稅第六

天號第八疊制三事篇次尙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梗概復刺取諸經
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發者間附蒙案疏通
證明釐爲上中下卷踰五年待太宜人里第暇日質之吾友歐甯萬世
美而及門仙游王捷南爲鈔諸板皇清經解提要云此亦單行本放石
渠議奏之體先臚衆說次定一尊覽者得以可見家法非如白虎通義
經班固刪集深沒衆家姓名殊爲掩美襲取石遺室書錄云此書多申
許多采萬世美孔廣林說惟鄭駁之必當正者如九族尊主父族而以
異姓服總麻爲斷不思同姓亦有服總麻異姓亦有服大小功者鄭注
攷工改觚爲解不知一獻三酬一二三字皆逗一卽指爵謂一升三卽指
觚謂二升經有明文此類皆未辨也

左海經辨三卷陳壽祺著石遺室書錄上卷皆辨析大義下卷皆釋各物
及字義中如辨王制月令樂記非秦漢書攷夏小正辨齊詩釋詞之類
多前人所未發

尚書緯抄一册陳壽祺輯課餘續餘云共六十餘葉自刑德放帝命驗以下及孔廣林所輯尚書中候鄭注十數種想先生欲輯尚書緯尚未編摩成書此其底本也然注疏及各類書所采書緯畧備矣

禮堂經說二卷侯官陳喬樞著古遺室書錄云所說皆諸經中疑義之大者如匠遂溝洫之異大夫士廟寢之制之類辨析多精詳可信

窈窕錄仙遊王捷南著抑快軒文集云王君懷珮爲三禮之學其師福州陳侍御恭甫先生窈窕錄者綜三禮及諸經注疏所未及與未安者補注辨證爲書而謙比於漏光取班固賓戲語以名也捷南嘉慶甲子舉人官學正

福建藝文志卷十三

經部十二

四書類一 宋

論語增注十卷建陽宋咸著自序云韓愈注論語與筆解大槩多竊先儒議而遷易其辭因摘二書是否並舊注未安者辨正焉

中庸講義一卷侯官陳襄著經義考云載古靈集中自首章至道其不行矣夫止

論語全解十卷閩清陳祥道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晁公武讀書志云王介甫論語注其子雱作口義其徒陳用之作解紹聖後皆行于場屋爲當時所重又引或人言謂用之書乃鄒浩所著託之用之考宋史藝文志別有鄒浩論語解義十卷則浩所著原自爲一書並未託之祥道疑或人所言爲誤此本有祥道自序首題門人章粹校勘而每卷皆標曰重慶陳用之真本入經論語全解未詳其義豈爾時嘗以是本爲經義通

用之書故云然耶祥道長于三禮之學故詮釋論語亦于禮制最爲明
晰如解躬曰厚而薄責于人章則引鄉飲酒之義以明之解師冕見章
則引禮待賓者如老者之義以明之雖未必盡合經義而旁引曲證頗
爲有見又如燕支仲居蔡章則云冀家良馬稱驥瀘水之黑稱盧蔡出
實龜稱蔡於關雎之亂章則云治汙謂之汙治弊謂之弊治荒謂之荒
治亂謂之亂此類俱不免創立別解而連類引伸亦多有碍于考證惟
其學術本宗信王氏故往往雜據莊子之文以作證佐殊非解經之體
以其間徵引詳核可取者多故不以一書掩焉百道堂書錄云黃虞稷
徵刻唐宋秘書目有陳祥道論語解二十卷卷數多出一倍又不名
全解未知別是一書否

中庸解一卷將樂楊時著自序云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
得其緒言一二未及卒業而先生沒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
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爲世大禁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前退

居餘杭杜門卻掃因得溫尋舊學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爲此書朱子曰龜山中庸有可疑處如論中庸不可能乃是佛老緒餘決非孔子子思之本意羅先生陳幾叟諸人謂龜山中庸語意枯燥不若呂與叔之浹洽

論語解十卷論語雜解一卷孟子解義十四卷孟子雜解一卷建陽游酢著道光通志云游氏已著論語解十卷孟子解義十四卷復著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蓋各自爲書宋志於孟子兼載兩書於論語但著雜解一卷蓋脫漏也酢元豐五年進士

中庸解義游酢著經義考云宋志作五卷通考作一卷一齋書目有之論孟遺秉昭武李郁著朱子撰墓表云郁字光祖號西山朝散郎滌之子學於龜山楊公元祐黨人官福建路安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

論語解福清倪登著縣志云登字彥及元符進士朝請大夫以取燕雲奉使没于王事

論語集解福清王蘋著經義考云論語解成於崇寧三年直齋書錄解題
云蘋以趙忠簡薦賜進士出身官至著作佐郎

論語續解十卷考異一卷說例一卷建安吳棫著經義考云已佚中興藝
文志云自謂考研甚眾獨於何晏集解邢昺疏所得爲多又謂孔門弟
子之言多未盡善而注信經疏信注太過嘗作指掌十卷亡於兵火僅
追記太略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未安者故曰續解又考他書之文之
說異於論語者爲考異又有說例有集語明原微言略例答問正統權
道弟子雜說凡十篇朱子曰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爲游定夫
作者非也其功淺其害亦淺又爲論語考異其功漸深而有深害矣徐
箴爲刊其書越州以行陳振孫曰其所援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所
稱樂擊駁王鄭之說閒取一二肇晉人隋唐志載論語釋二卷駁二卷
按董道藏書志釋已亡駁幸存而崇文總目及諸藏書家皆無有棫蓋
嘗見其書也館閣書亦不載

論語詳說崇安胡寅著經義考云寅有自序一篇

論語指南一卷崇安胡宏著樓鑰跋云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
有能發明仁之一字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祕洙泗言仁深見本
原茲讀指南一卷樞密黃公口院沈公皆深於此者五峰斷以一言方
見二公猶有差處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亦無以發五峰之言直齋書
錄解題云胡仁仲評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

中庸說論孟師說沙縣羅從彥著陳淵跋云予與仲素交四十年憶初從
龜山龜山以孟子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合
仲素思索一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饑渴害之則不得
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
為矣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
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
李君愿申以其遺書質予其格言要論自為一家之書閱其學益進

其言益可喜信乎自心害而去之也羅革跋云族兄仲素從龜山遊二十餘載得洛中橫渠論說頗多乃編成語孟二解記當時對問之語廖仲長於龜山門下與仲素爲友得其本錄之紹興壬申二月

中庸輯略二卷新昌石塾原編建陽朱熹刪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塾字子重號克齋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軍塾輯是編斷自周子二程子張子而益以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之說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爲作序極稱其謹密詳審越淳熙巳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爲刪定更名輯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觀朱子中庸章句自序稱既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別爲或問以附其後云云據此則是編及或問皆當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其後章句孤行而是編漸晦明嘉靖中御史新昌呂信卿始從唐順之得宋槧舊本刻之毘陵凡先論說見于或問所駁者多所芟節如第九章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之

說楊氏有能斯有爲之說第十一章游氏離人立于獨未發有念之說多竟從刪雍不復存其說於此書至如第一章內所引程子答蘇季明之次章或問中亦力斥其紀錄失真而原文乃仍載書中或爲失于刊削或爲別有取義則其故不可得詳矣石遺室書錄云此書直齋書錄作一卷郡齋讀書志宋史藝文志皆作二卷石氏之書直齋書錄稱集解宋志稱十先生中庸集解浙江採輯遺書云十先生者思程張諸子呂游楊侯謝尹各氏也據日本訪書志朝鮮刊本文稱集略或合集解輯略兩名稱之也唐荆川謂自章句行而二書不著於世余藏有宋本輯略其集解不可復見矣則時藝興經學廢故也經義考兩收之而所引赤城續志之言又似混爲一書今本直作石敦者蓋未審源流也

論語纂訓一卷建陽邱義著朱子序云論語纂訓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大抵宗程子蓋熹郊兄邱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

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七卷中庸章句一卷建陽朱熹
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書錄解題載司馬光有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
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洛閩諸儒始爲表章特其論說之詳自二
程始定著四書之名則自朱子始耳原本首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
庸書肆刊本以大學中庸篇頁無多併爲一册遂校中庸於論語前明
代科舉命題又以作者先後移中庸於孟子前大學古本爲一篇朱子
則分別經傳顛倒其舊次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注分節故均謂
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謂之集注猶何晏注論語袁八家
之說稱集解也惟晏注皆標其姓朱子則或標或不標例稱殊焉大學
章句諸儒頗有異同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並用舊文所特創者不過
補傳一章要非增於八條目外既於理無害又於學者不爲無裨何必
分門角逐歟中庸雖不從鄭注而實較鄭注爲精密蓋考證之學宋儒
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亦不及宋儒言豈一端要各有當况鄭注之

善者如戒慎乎其所不睹四句未嘗不採用其意雖有其位一節又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尤不必執定古義相爭也論語孟子亦頗取古注如論語瑚璉一條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與春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爲疑不知瑚璉用包咸注曹交用趙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牆數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論者尤以爲矛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趙岐注也是知路鑄羣言非出私見苟不詳考所出固未可槩目以師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於四書其辨析疑似辨別毫釐實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讀其書者要當於大義微言求其根本明以來攻朱子者務據其名物度數之疎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回護之是均門戶之見烏識朱子著書之意乎石遺室書錄云論語集注自建云集注乃集義之精髓又云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遺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

之書便以爲是也又云集注蓋素十年前本爲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有未繼黃幹云朱子集注於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思靜慮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未已陳茂孫云晦庵平生講解此爲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子在云集注於正文之下止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圓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郡齋讀書志云先生之於語孟如集程張十一人之說爲集義既又本之注疏衆之釋文採之儒先斷之詳說以爲集註語孟之精微蓋萃於此書矣孟子集注經義考引髮淵云淳熙四年文公年四十八注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謂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則晚年之確論也嘗欲更注而其書已行於世以時台考之成亥之月未甚寒猶可褰裳以涉也子丑之

開涵陰沍寒當此之時而以乘輿濟民民能免於病涉平橋梁道路可
以觀政九月成杠十月成梁戒事之辭也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
成序事之辭也國語有戒備之意孟子就凍極之時言之皆夏時云宋
刊本大學章句一卷附或問二卷中庸章句一卷附或問二卷論語集
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云此本佳處往往與
淳祐本合如大學其命惟新不作維新中庸鼃鼃蛟龍不作蛟龍考諸
三王而不繆不作不謬論語忽然在後不作忽焉沒階趨翼如也趨下
無進字無自辱焉不作毋自冉有退朝不作冉子惟上知與下愚不殺
不作唯上知孟子王曰吾惛不作惛古公亶甫不作亶父思以一豪挫
於人不作一毫則塞于天地之間不作塞乎太山之於邱垤不作泰山
矢人唯恐不傷人不作惟恐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聞之下無
也字其命惟新不作維新井地不鈞不作不均有小民之事不作小人
有攸不惟臣不作爲臣太誓曰不作泰誓此率禽獸而食人也獸上不

脫禽字事在易而求之難不作諸難警殿底豫不作危蕩好勇鬪很不作鬪很則其小者弗能奪也不作不能見且由不得亟不作猶不無不知愛其親者不作親也亦不殞厥問不作不隕來者不距不作不拒俱與唐石經合至其注之異於今本者如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注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不作欲其必自慊此以沒世不忘也注詠歎淫液不作淫佚先慎乎德注先謹乎德不作先慎中庸天命之謂性注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不作蓋人知己之有性云云道也者注若其可離下作則爲外物而非道矣不作則豈率性之謂哉天下國家可均也注天下之至難也下作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下接然非義精仁熟云云不作然皆倚於一偏云云德輶如毛注所言德輕如毛不作德

輔上天之載注所言上天之事不作之載論語爲政以德注德之爲言
德也下作得於心而不失也不作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慎終追遠注慎
終追遠作謹終者揖讓而升注揖讓而升者作揖遜殷禮吾能言之注
宋殷之後作商之後能以禮讓爲國乎注讓者作遜者俱避諱也據於
德注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不作行道而有得於心也
得見有恆者注有恆者作有常者君子篤於親注慎終作謹終黜爾何
如注無莫春和煦之時六字孟子紂之去武丁未久也注自武丁至紂
凡九世不作七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注暗與此合上無其意二字
注司城貞子注貞子作正子亦避諱抱關擊柝注行夜所擊木也不作
夜行案孫宣公音義行夜下
孟切此本圈作去聲富歲子弟多賴注故有所顧藉而爲善不
作賴藉皆足供訂證之助元刊宋本不附或問善本書室藏書志云是
書論語女得人焉耳乎耳作爾孟子必至于穀作必志其注之異者大
學中欲其必自慊作欲其一於善之類皆與陳鱣經籍跋文所記淳祐

本合至儲欣批本四書統名集注其實學庸朱子只稱章句並不名集注也批語亦陋

大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中庸章句一卷或問二卷朱熹著直齋書錄解題云其說大略宗程氏會眾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辨論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爲之序大學則頗補正其脫簡闕文朱子大全集大學章句序云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之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淳熙己酉二月中庸章句序云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惜平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

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日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

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中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

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

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日本訪書志云宋槧中

庸章句一卷當是精本未有朱子跋一篇為諸本所無亟錄於左跋云

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

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游氏曰以性

中和以德行言之則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

言明之也十二章明道之體用下章庸言庸行夫婦所知所能也君子

不知不能者矣道之為用其費如此然其體之微妙則非知道者孰能

窺之此所以明費而隱之意也第二十章据家語本一時之言今諸家

分爲五六者非是然家語之文語勢未二十一章以下至於卒章則又

終疑亦脫博學之以下今通補爲一章皆子思之言反復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二十一章總言

承上章爲下居上而言亦人道三十章復言天道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章承上章小德大德而言亦天道卒章反言下學之始以示入德之方而遂極言其所至具性命道教費隱誠明之熹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己意分妙以終一篇之意自人而入於天也其章句如此竊惟是書子程子以爲孔門傳授心法且謂善讀者得之終身用之有不能盡是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又聞之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識之以待誦習而玩心焉新安朱熹謹書

論孟集義二十四卷朱熹著四庫全書總目云初朱子於隆興元年輯諸

家說論語者爲要義其本不傳後九年爲乾道壬辰因復取二程張子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周子先等十一家之說蒼粹條疏名之曰論孟精義而自爲之序時朱子年四十三後刻版於豫章郡又更其名曰要義晦庵集中有書論語孟子要義序後曰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尙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毘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

陳焯明仲復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既以刻於其學
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翼書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
精義者曰要義云云是其事也後又改其名曰集義見於年譜今世刊
本仍稱精義蓋從朱子原序名之也凡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又各
有綱領一篇不入卷數朱子初集是書蓋本程氏之學以發揮經旨其
後採攝菁華撰成集注中閒異同疑似當加剖析者又別著之於或問
似此書乃已棄之糟粕然考諸語錄乃謂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又謂語
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於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
久自然理會得又似不以集注廢此書者石遺室書錄云今案朱子大
全論語要義自序云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一十一篇分堯曰下章子
張問別一篇魯
共王毀孔子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魏何晏等集漢魏諸儒之說
舊定得之道二篇
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本朝至道咸平閒又命翰林學士邢昺
等取皇甫侃疏約而修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

矣國監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父子逞其私智
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
傑之士蓋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爲之下者顧其所以爲說又未能卓
然不叛于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
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于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爲務
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熹年十三四時受其說于先君
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
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
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于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
一句之可觀顧其于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傳矣隆興改元屏居無
事與同志一二人從事於此慨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
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
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

又論孟精義自序云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聞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又直齋書錄解題云初名精義後刻於豫章郡學始名集義其所言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蓋指張無垢也無垢與僧宗杲遊故云爾据此是鈔板後即改名集義而四庫書目謂鈔板後改名要義又改集義而今世刊本仍稱精義然書錄解題通考經義考浙江採輯遺書皆稱要義故今從其多者

論語或問十卷朱熹著經義考引陳淳云論孟須以集注爲正如或問後來置之不修未得爲成書今細觀之時覺有枯燥處亦多有不穩處亦多有失之太甚處比之大學中庸或問之書大不同若姑借之以參訂

集注之所未詳則可矣未可全案之以爲定論也陳振孫云朱子撰集
注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別爲一書而篇首述三書綱領與讀
者之要法其與集注實相表裏學者所當並觀也王應麟云文公初編
次集義輯二程之說又取張范二呂謝游楊侯尹氏九家初名要義改
名精義最後名曰集義三十四卷又本注疏案以釋文會諸老先生之
說閒附以聞於師友得之心思者爲詳說舊云訓蒙口義者也旣而約
其精粹爲集注十卷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十卷其後集注刪
改日以精密而或問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閒有不同者

四書或問三十九卷朱熹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朱子旣作四書章句集注
復以諸家之說紛錯不一因設爲問答明所以去取之意以成此書凡
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其書非一時所著中庸
或問原與輯略俱附章句之末論語孟子則各自爲書其合爲一帙蓋
後來坊賈所併也中閒大學或問用力最久故朱子答潘恭叔問嘗自

稱諸書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中庸或問則朱子平
日頗不自憚語類載游某問中庸編集如何曰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
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曾
有人說又載朱子以中庸或問授黃螢云亦未有滿意處如評論程子
諸子說處尙多猶云云是其意猶以爲未盡安也至論孟或問則與集
注及語類之說往往多所牴牾後人或遂執或問以疑集注不知集注
屢經修改至老未已而或問則無暇重編故年譜稱或問之書未嘗出
以示人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又晦菴集中有與潘
端叔書曰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注屢更不定却與或問
前後不相應云云可見異同之迹卽朱子亦不諱言並錄存之其與集
注合者可曉然於折衷眾說之由其與集注不合者亦可知朱子當日
原多未定之論未可於語錄文集偶摘數語卽據爲不刊之典矣又云
或問小注三十六卷舊本題朱子撰宋以來諸家書目皆不著錄諸儒

傳朱子之學者亦無一人言及之康熙壬午始有陳彝則家刻本稱明徐方廣所增注越二十年壬寅鄭任鑰又爲重刻而附以已說併作後序反覆力辨信爲朱子書如卷首載朱子與劉用之書及序四篇晦庵集中不載則以爲集中偶佚年譜不記作此書則以爲年譜遺漏書中多講時文作法則以爲制義始王安石朱子亦十九舉進士必善時文連篇累牘欲以強詞奪理至如解中庸其至矣乎一節道之不行也一節皆剽四書大全所載雙峰饒氏語射有似乎君子一節全剽四書大全所載新安陳氏語僞蹟昭然萬難置喙則以爲大全誤題姓名其偏執殆不足與辨又既稱此書作於集注之後而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矣一章乃於第三條下附記曰此條係語類說第八條係或問說前輩多疑此爲未定之說在集注之前信哉是小注又在集注前矣不亦自相牴牾耶所載中庸原序稱淳熙己酉冬十月壬申考宋史孝宗本紀是月有庚子壬寅二日使庚子爲朔則下推三十二日爲壬申使壬寅爲

晦則上推三十一日爲王申均不得在十月文獻通考載朱子之言曰
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云云是或問尙
未暇改何暇又作小注陳振孫書錄解題又曰論語通輯十卷黃幹撰
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使朱子果有此書幹亦何必發明
乎其爲近人依託無疑王懋竑白田雜著有是書跋稱任鑰刻是書後
自知其謬深悔爲湯友信所賣併稱序及諸論皆友信之筆任鑰未嘗
寓目云

論語詳說八卷朱熹著經義考云已佚初名訓蒙口義朱子自序云予既
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爲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說本
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略而義理詳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
以通其訓詁索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
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
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閒附見一二條焉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

故名之曰訓蒙口義案真德秀有後序又載劉燭雲莊集

孟子問辨十一卷孟子指要孟子要略朱熹著真德秀序云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案陳太守名昉

四書語類八十卷朱熹著經義考引王禕云論語先漢時已行諸儒多爲之注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注之者鄭康成也孟子初刻於諸子及趙岐注後遂顯矣自河南程子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爲之注大學中庸則爲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盡廢矣於是四子者與六經並行

臨漳刊本四子書朱熹著晦菴題跋云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

論語講義十一卷論語注一卷孟子講義侯官林之奇著自序云趙臺卿既以此書爲孟子作故其論序篇則曰孟子之意以爲帝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尚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仁義根於心然後可以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以至滕文公離婁數篇莫不有說凡爲篇所以七者以象七政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以象二時之日數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所以發五七之數而不敢盈若此之類其說迂濶大抵求孟子之意者必求其言至於文字多實篇名先後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泥也案趙序只

言爲數章數字數其謂象七政三時云云者孫奭之言也

論語訓解建陽劉懋著經義考云已佚懋字子勉從劉子翬胡憲學以文林郎奉祠以朝奉大夫致仕學者稱恆軒先生文簡公編其子也

尊孟辨二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建安余允文著石遺室書錄云允文二書皆有自序直齋書錄解題云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邁泰伯常語鄭厚叔友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辨之爲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辨焉四庫全書總目云書錄解題載是書卷數與今本合經義考僅二云附載朱子全集中而條下注闕字蓋自明中葉以後已無完本矣今考永樂大典所載凡辨司馬光疑孟者十一條附史劄一條辨李觀常語者十七條鄭厚叔藝圃折衷者十條續辨則辨王充者十條辨蘇軾者八條此後又有原孟三篇總括大意以反覆申明之考朱子集中有與劉其父書稱允文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恐引惹方氏復來生事令陳吳二婦作狀經府告之則允文蓋

武斷於鄉里者又周宓癸辛雜識載晁說之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
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正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則
允文此書其亦窺伺意旨迎合風氣而作者歟案自敘作鄭君叔友書
錄解題作鄭厚叔友而四庫書目作鄭厚叔誤矣允文字隱之

論語解德化蘇總龜著經義考云已佚閩書云總龜字待問紹興三十二
年釋褐授衡州教授累遷系淮東議幕

論語解福清林亦之著經義考云已佚林希逸云先生字學可受學於甘
軒自號網山山人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

論語注義問答通釋十卷閩縣黃幹著直齋書錄解題云其書兼載或問
發明婦翁未盡之意案是書閩中錄只稱論語通釋然郡齋讀書志一
齋書目經義考皆同書錄解題作此名

勉齋先生講義一卷黃幹著自述云幹蒙恩假守漢陽每念此郡土風簡
質渾厚可與適道輒誦所聞以與士友講說孟子之言明白切至誦其

本文亦足以使人興起於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則七篇之旨可以類推聖賢之道可以馴致惟諸友勉之

四書問目四册建陽劉燾劉炳同著四庫全書總目云舊本題曰考亭朱元晦先生講授門人雲莊劉燾陸堂劉炳述記前有永樂壬寅其九世孫劉文序稱四書問目世所傳者四書大全朱子文集內載數條而已近於親表教授程蕃家求得論語二十篇及在江西豐城尉適吳侍御家得大學中庸數十條而孟子則同修國史崇邑邱公永錫家藏焉於是散者復合而缺者幾全又有弘治十一年鄭京序稱宣德間書林有與同姓者欲附其族爲劉氏子孫所辱遂於凡載籍間一人姓名悉剔去之或易以他名欲滅其迹又稱劉文所輯湮晦失傳其裔孫復於廬山游氏得其全帙云云案朱彝尊經義考劉燾有四書集成劉炳有四書問目並注已佚則問目獨出於炳不應兼題燾名又豐城縣志載明代典史六十二人亦無所謂建陽劉文且建陽一書賈其力幾何安

能盡燬爛炳之書又安能盡剷鏤炳之名易以他氏其說皆牴牾支離
書中問答亦皆粗淺不類朱子之語殆皆其後人所依託歟石遺室書
錄云案是書尚存而經義考云已佚則其以此書專屬劉炳不知何据
浙江採輯遺書既以爲炳著又云與兄燭皆朱子門人同爲此書又据
瓶花齋寫本分四册

論語解長樂劉砥著經義考云已佚八閩通志云砥字履之與弟礪同事
朱子

論語解永春陳易著經義考云已佚閩書云易字復之受業朱文公慶元
二年登第仕爲懷來丞

中庸解三卷建陽熊節著姓譜云節字端操慶元中官通直郎

四書集編二十九卷浦城眞德秀著石遺室書錄云浦城遺書刊本大學
一二卷中庸二卷論語十卷孟子十四卷据先生子志道後序云大學中
庸集編先公手所定論語孟子集注雖已點校而集編則未成据四庫

提要云咸淳九年劉才之序稱論孟二書學正劉樸溪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處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採據者因勉其彙集成書凡五閱月而帙就又五閱月而刊成云云惟四庫書目稱輯編係二十六卷蓋大學中庸皆只云一卷此則大學二卷中庸三卷故二十九卷也德秀慶元五年進士

中庸續說一卷建陽熊以寧著經義考云已佚閩書云從朱文公遊舉進士授光澤簿

學庸論語說三卷仙遊陳沂著朱彝尊云北溪集中載與伯燥書二卷答問二篇又爲作貫齋記稱其天姿粹澹用功懇切蓋其高弟也案伯燥沂字

中庸章句一卷福州林夔孫著經義考云已佚閩書云夔孫字子武從朱文公游嘉定中特奏名爲縣尉

論語問答邵武吳英著經義考云英字茂實從學朱子

中庸大學講義二卷侯官陳孔碩著閩書云孔碩字膚仲從張南軒呂東萊朱文公學官秘閣修撰學者稱北山先生案八閩通志作大學解經義考作此名

中庸大學講義一卷龍溪陳淳著經義考引李昂英跋云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之游以所得鳴漳泉間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韶州別駕諸葛君當時席下士之一也嘉意傳梓予過曲江得見所未見茅塞豁然尹番禺而始創巖舍者此諸葛君也丑其名案淳嘉定十一年以特奏安溪主簿

論語集解晉江梁億著經義考云已佚姓譜云億字伯安克家子以父任補官累遷通判福州嘗著論語集解上之祕府進官一秩

中庸大學講稿晉江黃必昌著經義考云已佚閩書云必昌字京父從陳淳學嘉定十年進士判循州李昂英跋云吾友黃京父王濂堂曰沃諸生胸次以大學中庸之味蓋淵源於北溪而根柢乎考亭者

孟子集疏十四卷建陽蔡模著天祿琳瑯書目云用朱熹集注引諸家之說標集疏曰以別之模所辯說復加模按二字四庫全書總目云趙順孫四書纂疏載模所著有大學演說論語集疏孟子集疏今惟此書存據卷末杭後序稱沈嘗以論語孟子集注氣象涵蓄語意精密至引而不發尤未易讀欲取集義或問及張呂諸賢門人高第往復問答語如朱子所謂蒐輯雜流附益諸說者類聚縷析期於語脈分明宗旨端的未及編次而卒模乃與杭商榷以成此書皆備列朱子集註原文而發明其義故曰集疏言如注之有疏也然費孔諸疏循文闡衍章句不遺此則或佐證注義或旁推餘意不盡一一比附又謹守一家之說亦不似疏文之曲引博徵大抵於諸說有所去取而罕所辨訂惟不得於心一條致疑於語錄集注之不同以爲未及改正效死而民勿去一條引語錄謂注中義字當改經字而已又是乃仁術一條集注以術爲法之巧模則引蔡氏之說曰樂記注術所由也又曰術猶道也此言仁術恐

是仁心所發之路又禹疏九河一條集注以簡絜爲兩河模則引爾雅九河以簡絜爲一謂書傳與集注少異書傳實經先師晚年所訂正當以爲定案朱子訂正書傳僅及六禹謨之半此模委曲回護之言不足爲據又仁之端也集注訓端爲緒蔡元定則訓端爲尾亦兩存之蓋他說與師說異則舍他說從師說師說與祖父說異則又不得不舍師說以從祖父之說此亦人情之至也然杭序稱始事於嘉熙己亥至丙午尙未敢脫稿其簡汰頗爲不苟故所取甚約而大義已皆賅括迥異後來鈔撮朱子之說務以繁富相尙者

恕齋四書解仙遊謝升賢著道光通志云經義考有大學中庸解又有四書解又有恕齋四書解恕齋乃升賢號實卽一書也中庸大學解刻時四書全解未刻蓋一書而兩存者案升賢端平二年進士

中庸大學解謝升賢著經義考云己佚姓譜云字景芳官至循州興寧令所著中庸大學解刻於廉泉書院

大學講義二卷邵武吳季子著經義考云季子字節卿號裕軒寶祐四年
進士官國子監丞

四書集注附錄崇安祝洙著顧炎武云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始自
真氏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乃倣而足之爲四書附錄案洙寶祐
四年進士

孟子纂要寧德陳普著自序云孟子七篇其大源大本皆從性善流出臨
機縱橫出沒雖千萬變化而脈絡貫通條理分明曾不離乎一本之妙
予於習讀之暇姑撮一二要旨以爲蒙訓石遺室書錄云于頌堂書目
以四書集解爲寧德陳尙德著號懼齋經義考以爲石堂陳氏字尙德
亦寧德人不聞其號懼齋或別一人皆不知石堂尙德懼齋皆陳普字
號實止一人

孟子正義十四卷邵武士人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漢趙岐注其疏則舊本
題宋孫奭撰而朱子語錄則謂邵武士人假託蔡季通識其人今考宋

史邢昺傳稱昺于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訂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
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
義深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云有孟子正義
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故朱子語錄謂
其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至岐注好用古
事爲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如注謂非禮之禮若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非
義之義若藉交報讎此誠不得其出典案藉交報讎似謂藉交游之力
以報讎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
藉名交也疑不能
明謹附識于此至于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
則舛陋太甚朱彝尊經義考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稱
史記今考注以尾生爲不虞之譽以陳不矜爲求全之毀疏亦並稱史
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矜事實見說苑案說苑作陳不占
蓋占字同音假借皆史記所
無如斯之類益影撰無稽矣

四書類一元

四書講稿南安傅定保著于頌堂書目云定保平江路儒學元儒考略云定保字德庵六歲通大學事母至孝大德初用薦爲漳州學正首以大學圖西銘講說聽者悅服號古直先生閩書云字季謨

四書直解閩縣馮華著經義考云華字君重南劍州儒學教授

四書類三 明

中庸傳一卷莆田吳源著經義考云已佚于頌堂書目云源字惟傳至正末舉泉州訓導洪武二年復以明經授興化府教授以薦召至特命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終國子監司業

中庸說一卷漳州劉駟著于頌堂書目云駟字宗道洪武中官都御史大學中庸詳說莆田魯景修著于頌堂書目云名生以字行洪武中德安府學教授

四書講解閩縣鄭濟著道光通志云濟洪武間脩州學

四書辨疑建安楊琦著經義考云琦陽春訓導改溫州案在正統閒

中庸析義閩縣許天錫著千頃堂書目云天錫弘治癸丑進士

中庸讀法一卷南平黃焯著經義考云已佚徐文貞志墓云君字子昭正
德中成進士歷湖廣左叅政

四書集說十六卷莆田周華編經義考云長樂林文沛補文沛正德丁丑
進士復姓陳

四書正蒙莆田陳祥麟著千頃堂書目云祥麟字士行嘉靖丙戌進士歷
官山東提學道

更正大學經傳定本一卷同安林希元著千頃堂書目云嘉靖二十八年
希元以閒任僉事奏請刊布所著大學定本及易經四書存疑詔焚其
書下希元於巡按究問尋褫其職爲民

考正大學古本一卷晉江史朝富著經義考云朝富字節之嘉靖癸丑進
士知永康六合二縣事入爲南兵部郎出知永州府

四書集說南安黃襄著千頃堂書目云嘉靖己未進士山西行太僕寺卿

學庸釋義莆田游日章著千頃堂書目云日章嘉靖己未進士廉州府知府

四書蒙引十五卷別附一卷晉江蔡清著四庫全書總目云其作此書初已有稿本而遺失乃追憶舊文更加綴錄久而復得原稿以兩本相校重複過半又有前後異同未歸畫一者欲刪正而未暇乃題爲蒙引初稿以明其非定說虛齋集有是書序述其始末頗詳嘉靖中武進莊煦參校二稿刊削冗複十去三四輯成一書而刊之書末又別附一冊則煦與學錄王升商榷訂定之語也此書爲科舉而作至其體認真切闡發深至猶有宋人講經講學之遺

學庸大旨滿城吳中立著千頃堂書目云字公度隆慶辛未進士官尚寶司丞一作不受官歸

大學格物致知傳龍溪蔡烈著千頃堂書目云烈字文繼蔡清明人

四書講述十一卷福清盧一誠著經義考云一誠字求人萬歷癸未進士

除行人歷司正遷南京戶部郎中終潮州知府

四書正體五卷福清林茂槐著千頃堂書目云茂槐字樵虛萬曆乙未進士官按察使

四書知新目錄三十七卷南安鄭維嶽著千頃堂書目云維嶽舉人萬曆中官曲靖府同知

學庸略二卷閩縣董應舉著自序云學庸二書古本猶存尙可尋繹宋之諸儒乃經之傳之更定而易置之又爲之補遺隔截章句予向讀而疑之作爲二略今毫矣於中庸略再加刪潤使之直截易曉又聞陽明先生崇尚古本大學遂爲通略以明簡原無錯至於格物致知之旨亦依古本尋繹併歸知本雖與先生稍異聊書所見以待評駁非敢以爲是也案應舉萬曆戊戌進士官至工部侍郎

大學原本闡義一卷仙遊唐大章著郝敬序云唐自明先生著鑽堅研微發揮名理使羣蒙頓醒疑網盡徹蓋道在天地閒原不待講夫子夏學

不講在春秋時云爾自與七十子開發後論語二十篇豁然大悟四教
雅言入孝出弟謹言慎行尋常日用飲食知味出入由戶孰非天命人
性明新至善實地而世儒疑其膚淺別收戴聖禮記中庸大學二篇虛
湊爲四書專講性命明德以爲理學夫理者裏也一事一物之裏而道
者蹈也天下古今共由之路理隱而道顯理虛而道實聖人言道不言
理道達於天下卽理行乎其中矣一篇在禮則爲根蒂禮失此二篇則
成枯槁一篇離禮則墮空虛道與禮禮與性命非一也案經義考但稱
閩人唐自明不知自明卽大章字也

四書尊聞寧化賴朝會著託素齋文集云此故文學時見賴君所著也君
縣廩生時邑人李元仲名陳海內學使者前後按試率第一他人士無
敢抗行齒立惟時見起孤生年少名在季孟間順治癸巳十月叛丁詭
稱願與邑人輸平講好時見恃其丰采言論可以一二語折服解紛輕
身墮術中遂見殺妻寡子幼生平著述所傳唯尊聞一書以注爲經以

已說爲緯通疑晰義其言之至者往往達於精微

四書類四 清

大學古本說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餘論一卷讀論語劄記二卷讀孟子劄記二卷安溪李光地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是編大學用古本後有自記稱讀朱子之書五十年凡如易之卜筮詩之雅鄭周子無極之旨邵子先天之傳皆能灼然不惑老而愈堅獨於此書亦牽勉應和焉而非所謂心通默契者閒考鄭氏舊本尋逐經意竊疑舊貫之仍文從理得况知本誠身二義尤爲大學樞要所存似不應溷於眾目中致陸王之徒得攘袂扼臂自託於據經詰傳云云蓋意所未合不欲附和以自欺非故與朱子爲難也其中庸不用朱子本亦不用鄭注古本自分爲一十二章然特聯屬其文使節次分明大旨則固無異餘論一卷闡發精義尤多論語孟子則隨有所見卽劄記之但舉經首句標曰某章其無所詮解者則併其章目不存焉

中庸四記一卷李光地著自序中庸章段云某讀章句五十年然後能明首章之說

李氏輯書一百八卷安溪李曰烜編鰲峰書院藏書目云蓋合朱子集注或問精義輯略爲一書也集注三十六卷或問三十六卷精義二十四卷輯略二卷案曰烜康熙閒諸生官至總兵

四書注注寧化王世仁著道光通志云世仁以朱子功在四書有時先經起義有時彼此互見讀者不善體會往往隔闕乃作四書注注

四書錄疑三十九卷福安陳綽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是書成於康熙後壬寅凡大學二卷中庸三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皆每章摘句解之然解章句集注者多解經文者轉少其大旨在於鑽研朱子之說一字一句務發明盡致殆如業春秋者以經命題以胡傳行文耳據其子澁跋語綽實積數十年之力乃成此書澁亦時有所附記

四書集注衷義海澄鄭芳著二希堂文集云芳蒼集朱子集注而外兼採

精義輯略雜學辨疑平問答語類諸書而附以宗廟郊社明堂井田圖製參考互證以歸於一名曰衷義

四書辨義建寧劉風起

一作鳳起

著縣志云風起字蘭村雍正癸卯拔貢生

翼亭四書說八本侯官卓道異著課餘續錄云是書不載卷數翼亭乾隆壬戌進士捷後卽歸迄未出山在予家夢草軒授徒伯叔祖輩皆從之遊是書卽在吾家所纂者雖講章尙有根柢以之肩隨張惕庵之翼注諒無愧色然其書雖曰四書而實止大中論語孟子則缺

讀大學偶錄一卷建寧金榮鎬著縣志云榮鎬字帝京號芭汀乾隆庚子舉人

孟子章指復編一卷漢趙岐著閩縣薩玉衡編薩自序云漢延熹間趙臺

卿注孟子本傳謂其著要子章句劉原父以爲卽孟子也章別其指則

題辭自言之其書析七篇爲上下十四篇凡二百六十一章指列各章

之後首載題辭末標篇敘知命之際復壁見屯三年乃成可謂心勦而

力勤矣崇文總目謂唐陸善經以孟子本七篇刪去章指與其注之繁
重者復爲七篇則猶未知篇敘亦在所刪之內也宋祥符五年孫宣公
作音義並取而存之一例訓釋章指與注相綴屬知二者原可統謂之
注故僞疏云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文段不錄而於事未嘗敢棄之而
不明見恥之於
人章疏夫所云不錄者陳氏所刪之章指也計疏末所載注其
有一十六處無非章指之逸文並時見於音義中僞疏亦總謂之注予
以此知陸氏未嘗刪注卽章指亦祇去其繁重者崇文總目未審章指
之卽注故分兩段言之夫宣公所見之本自是北宋以前之本設或注
亦曾刪豈宣公能存章指及篇敘獨不能存注乎今音義具在何以無
注外之文趙鹿泉先生溫故錄僅于疏中所見之章指而重輯之謂注
非完文亦沿崇文總目之說耳僞疏據陸氏所刪本於篇敘則仍棄而
不收乃割其所以相次敘之意以爲七篇開端又割其篇所以七者以
下一百一字以疏題辭於章指則仍分列章後而篇首又重列之不願

複衍一槩冠以正義曰二字體例隋駁且亦剽竊可笑予旣憫臺卿之志而又歎其平日讀周官二義不通衣裾始一襍馬融之門其風節尤足尙也三輔決錄一書剖分玉石朱紫疾惡綦嚴今已失傳矣惟是章指之違闕關於漢學本末不可不加是正每念何氏義門嘗見毛斧季所校北宋槧本遍訪數年卒莫之覩一日取余蕭客古經解鈎沈閱之其篇敘章指俱在一一檢出則是毛辰影宋蜀大字章句本校吳文定鈔本校叢書堂錄本校匏庵藏本惠校野郡重刊廖氏本皆予所亟亟欲得者惜鹿泉先生槧未之見也其指計二百二十五章尙闕三十六章不得已仍於僞疏中揭出補之加附論焉庶幾臺卿之書雖殘復完命曰復編珍漢注也石遺室書錄云後附論數十條錄歷代論著有關於注者玉衡乾隆丙午舉人官陝西知縣

大學解建寧黃鳳舉著縣志云鳳舉字臨皋號裕齋乾隆閒貢生

治廬中庸本義二卷建寧黃南金著縣志云南金字瓊林乾隆閒貢生

中庸行文策解惠安黃山著鄭兼才跋云嶰溪是書前列中庸舉要數十條後附大中相表裏一論

論語私記光澤高澍然著抑快軒文集云論語蓋古書之最易簡者朱子集注出而學者皆宗之竊以爲朱子注雖善亦宜反復本文以盡吾之知其有疑者不妨有所發明期於自得而已爰摭所知及得諸友朋者彙存之

論語集注旁證長樂梁章鉅著春在堂雜文云此書大都原本紫陽比附古義又博采通儒之論折衷師友之言視張氏詹氏之書未知何如然合漢宋而貫通之使空疏者不至墨守講章高明者亦不敢拾西河唾餘輕相詬病先生下世此書始刻於閩中章鉅嘉慶壬戌進士

四書拾遺五卷閩縣林春溥著石遺室書錄云所引據以爲辨證者於事物之理旁皇周匝時有不從朱注處

孟子外書補證一卷林春溥著自敘云孟子外書四篇趙氏謂其不能

深不與內篇相似疑爲依託則其存亡宜無足重而王伯厚困學紀聞
劉昌詩蘆浦筆記乃眷眷於是孫奕示兒編云昔嘗問前輩於館閣中
親見之直如斷珪碎璧不勝寶貴者今麻沙附刊四篇具在馬氏廷鸞
序而存之姚氏士燾得自濟南胡氏震亨識其緣起雖以涪翁親受業
於朱子之門亦不敢輕議誠幸其得見也溥少讀趙注未見外書晚得
綿州李氏函海一書始得見姚本而讀之乃知趙氏所言爲不誣然其
中實有可探者因博引傳記爲之旁證而此外尙有逸文最後會稽孟
君經國以所輯閑道集見示其外書率同姚本惟爲正篇多其九章則
逸文往往在焉詢所自來蓋孟氏世傳北宋本也茲刻一仍姚本之舊
爲正殘闕則以孟本依次補之如圖別之旁證亦同此例未附孟君答
書以示傳信至後人指其偽迹有八驗三證之疑亦一一爲之辨正於
後云

論語述注閩縣王景賢著耕村姑留稿云其體認乎朱註者至精至密斯

爲善讀經注者歟

四書注解撮要二卷侯官林慶炳著石遺室書錄云朱子作四書集注固已撮宋儒諸家之要矣今用漢儒說不用宋儒說則已若既用宋儒說乃反刪去許多朱注而別撮他注解以爲要如謂溫不暴厲能愈於朱注之和厚平良不矯激能愈於朱注之易直平恭持已不慢讓待人不能愈於朱注之莊敬謙遜平儉容貌收斂而不放肆非儉約之謂能愈於朱注之節制乎節制二字即包括收斂不放肆意何嘗指儉約言朱注無違謂不悖於理何等包括含蓄今乃謂無違二字不可說違親亦不可說違理只說孝爲順德一念一事不可違自始至終不可違若非指從親之令又何所指乎此書亦可謂無知妄作矣故特錄而辨斥之

四書居閒箋十四卷長樂謝鵬年著課餘續錄云此先父息環府君經說府君字尊翹讀書厭常解大中王鄭注論語王何注孟子王趙注皆申

其旨趣去其癥結以講章之法述之冀人易曉

論語講義二卷侯官陳書著石遺室書錄云伯兄字伯初號木庵光緒乙亥舉人官直隸博野知縣此著於舊說多所更正如云巧言令色莫若壞鮮仁乃非贅語父在觀志父沒觀行觀察者子之視聽其父也有恥且格格當通革言丕變是謂能養養兼服勞承犬馬言皆能明明能屬犬馬舉直錯諸枉諸訓眾恐非古義且錯眾枉一時未必可行意舉直者察錯其閒則徐引眾正小人可化爲善故舜湯舉臯尹未聞四凶三孽外大有所放棄也使諸枉皆先已去何由使枉者直乎讀書不審事爲害豈淺漢宋之已事是已此類指不勝僂皆關於大義確不可易者自識略云古人之文非可以今人行習文意解之則時有粗而不察者矣去先人之見平心取之吾見其無微之弗至也可以知其用力所從下手矣

福建藝文志卷十四

經部十三

樂類一 宋

皇祐新樂圖記二卷建陽阮逸泰州胡瑗同著四庫全書總目云仁宗景祐三年二月以李照樂穿鑿特詔校定鐘律依周禮及歷代史志立議範金至皇祐五年樂成奏上此其圖記也舊本從明文淵閣錄出後有宋陳振孫嘉定己亥跋云借虎邱寺本錄蓋當時所賜藏之名山者又有元天曆二年吳壽氏跋明萬曆三十九年趙開美跋敘是書源委頗詳考初置局時逸瑗與房庶等皆驛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鐘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光王逸瑗之說范鎮王房庶之說往往反爭議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書牘具光傳家集中而鎮所作東齋記事亦略存其概大抵逸瑗以爲黃鐘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圍田算法計之黃鐘管每長一分積九分容十二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

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二釐八毫圍徑用徑三圍九古率而改圍九分爲
九方分則遷就之術也司馬光曰古律已亡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
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
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求之耳其論最明范鎮譏其以度起律誠
爲過當然鎮以秬黍律尺龠龠斛算數權衡鐘聲十者必相合而不相
戾然後爲得亦不爲無見也以律起度與以度起律源流本無異同而
二家算術不精逸瑗等得之於橫黍而失之於圍徑又以大黍累尺小
黍實管自相乘反房庶以千二百黍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斷之以爲九
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空徑不生於黍而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
竟不必實黍於管亦未見其爲通論也是書上卷具載律呂黍尺四量
權衡之法皆以橫黍起度故樂聲失之於高中下二卷考定鐘磬晉鼓
及三牲鼎鸞刀制度則精核可取云鐵琴銅劍樓書目云上卷總敘詔
旨篇第一皇祐律呂圖第二皇祐黍尺圖第三皇祐四量圖第四皇祐

權衡圖第五中卷皇祐鑄鐘圖第六皇祐特磬圖第七皇祐編鐘圖第八皇祐編磬圖第九下卷晉鼓圖第十三性果圖第十一鸞刀圖第十二卷末皆爲之說

樂書二百卷閩清陳暘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暘字晉之紹聖中登制科官禮部侍郎此書乃建中靖國閒所進自第一卷至九十五卷引三禮詩書春秋周易孝經論語孟子之言各爲之訓義其第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則專論律呂本義樂器樂章及五禮之用樂者爲樂圖論引據浩博又推其律呂本原及後世雅俗諸部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未免於蕪穢然暘書包括歷代總述前聞既欲備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陳正變使振孫操筆而修史將舉古來秕政亂法一切刪之不載乎此南宋人迂謬之見不足據也其中惟辨二變四清二條實爲絀繆自古論四清者以民臣相避以爲尊卑立說本屬附會暘則曰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其意蓋爲夷則至應鐘四宮而設既謂黃鐘至夾鐘爲清

又謂爲夷則至應鐘而設是兩四清也。不知每均必具五聲。夷則一均以夷南無應爲次。而闕角聲必須黃鐘清爲角。南呂一均以南無應爲次。而闕羽角二聲必須黃清爲羽。大清爲角。以調而論。則謂夷南無應四律以聲而言。則爲黃大太夾四清。非有二也。其不用正聲而用清聲者。樂之高下以漸無驟高驟下之理。以夷則一均言之。如用夷南無應四正律。則其聲以次而高。而忽用黃鐘正律。雖同在一均。而高下不協。故必以黃鐘協之也。陽引李照十二鐘之說。殊爲舛誤。又論二變曰。五聲者。樂之指搊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五聲可益爲七音。則五星五行五常亦可益而七之乎。二變之說。始於尙書。而蔓衍於左傳國語書傳。漢志是不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左氏爲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平。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八者皆虛。其一猶大衍虛其一也。云云。不知二變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相去二律。則音節遠之。說最有根。

者不究其理之所由然而但以數相較則七較之五而多其二者將
十二較之五而亦多其七是音不得有其七而律亦不得有其十二乎
且五聲二變有管律絃度之不同半太簇與正黃鐘應半夾鐘與正太
呂應此理尤爲暢所不知也至以七音爲八音虛土而言尤爲牽強矣
又其釋周宮三宮之樂以圜黃太姑爲宮之旋而在天者故其合別而
爲四函太姑南爲宮之旋而在地者故其合降而爲三黃大太應爲宮
之旋而在人者故其合降而爲二若然則天宮用八律地宮用六律人
宮用四律以多少爲差別也而圜丘樂六變方丘樂八變宗廟樂九變
又何以解耶凡此之類皆不可據爲典要然唐以來樂書無傳北宋樂
書惟皇祐新樂圖記及此書存耳遺文緒論條理可徵又安可以一書
廢耶石遺室書錄云前有自序一進書表一禮部牒一吏部議一詔一
楊萬里序一其自序論二變四清也曰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
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

黃鐘不可分既有宮矣又有變宮焉既有黃鐘矣又有黃鐘清焉是兩之也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爲是說者古無有也聖人弗論也其漢唐諸儒附會之說歟存之則傷教而害道削之則律正而聲和是以敢辭而闕之其樂記訓義曰大司樂凡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以禮天神繼之以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以禮地示終之以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以禮人鬼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不過是三宮而已孰謂五聲之外復有變宮變徵邪漢焦延壽京房之徒謂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考之於經則無據施之於樂則不和云云其說甚辯惟據家語毛氏傳子夏忘哀於纒三年之際子張割哀於已三年之後謂檀弓誤以子夏爲子張子張爲子夏而不思家語之爲僞書據五子之歌鬱陶乎予心爲憂之無所泄以疑檀弓之人喜斯陶及爾雅以鬱陶爲喜而不知五子之歌之爲僞古文據鄭

司農五行子卯自刑翼奉王者忌子卯之說駁康成之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而不思檀弓子卯不樂三句固以死亡事相譬相較也謂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皆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則左傳曰尋干戈以相侵伐又何謂乎據明堂位冕而舞大武裼而舞大夏駁公羊朱干玉戚舞大夏八佾舞大武然今文說自異於古文也據玉藻右徵角左宮羽謂周以木德王不用商者避所尅然周尙赤實以火德王也據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謂鼓祝鼓敔鼓瑟鼓琴鼓鐘鼓簧皆謂之鼓以聲非鼓不和故不知鐘鼓之鼓說文从支从亼支象其手擊之訓郭也春分之音鼓瑟鼓琴之鼓說文从支从亼支亦聲訓擊鼓也本非一字釋樂記治世之音亂世之音引書八音在治忽然此僞古文也據樂記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謂伯夷得於禮而不得於樂非有德變得於樂而不得於禮亦非有德然則稷契禹臯陶皆非有德矣此類皆未精審九十六卷至二百卷各種樂圖論所圖古今樂器形式既未明其所本亦

未詳其何以如此則恐其以意爲之矣經義考置而不錄書錄解題置之音樂目中而四庫書目著錄經部次於皇祐新樂圖記後固以此書爲辨律呂明雅樂也

律呂新書二卷建陽蔡元定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朱子稱季通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又云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及爲是書作序又曰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固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蓋是書實朱蔡師弟子相與其成之者故獨見許如此書分二卷一爲律呂本原凡十三篇黃鐘第一黃鐘之實第二黃鐘生十一律第三十一律之實第四變律第五律生五聲圖第六變聲第七八十四聲圖第八六十調圖

第九候氣第十審度第十一嘉量第十二謹權衡第十三其一卷爲律呂證辨凡十篇造律第一律長短圍徑之數第二黃鐘之實第三分黃鐘上下相生第四和聲第五五聲大小之次第六變宮變徵第七六十調第八候氣第九度量權衡第十今考元定之說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更迭以吹卽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是截管之法必本之候氣也而候氣之說最爲荒渺後漢晉隋志所載又各異同旣云以木爲案加律其上又云埋之上與地平又云置於案上而以上埋之上平於地此置律有淺深高下之不一也旣云以葭莖灰抑其內端氣至者灰去又云以竹葦灰實律以羅縠覆律口氣至吹灰動縠有小動大動不動三說又云灰飛動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其說又不一也然則候氣既不足憑人聲又無左驗是蔡氏所謂聲氣之元者亦徒爲美聽而已非能見之實事也劉歆銅斛具詳漢志而隋志又詳載其銘曰律嘉

量斛方尺而圓其外廐旁九釐五毫竊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
二十寸容十斗祖沖之所譏以爲漢世斛銘劉歆詭謬其數爲算氏之
劇疵者是也元定乃併漢志取之以定黃鐘積實爲八百一十分何也
荀勗之尺隋志所謂晉前尺也當晉之時阮咸已譏其高而元定以爲
此尺出於汲冢之律與劉歆之斛最爲近古樂聲高急不知當時之圍
徑果爲何如夫古人所云徑三分圍九分者言圓徑三分而周九分也
空圍卽圓周也胡瑗疑其管狹不足容千二百黍遂大其空徑四釐六
毫而周爲十分三釐八毫是亦徑二圍九之率也因以空圍爲管內之
面竊爲容九方分矣元定從之而以圓田術起算黃鐘積實又失之太
大則不精算術之誤也至若謂黃鐘六變律不與本均之聲相應而不
知當用清聲又謂二變不可以爲調而不知二變之調具足五音若以
二變音爲每調之七音則反爲出調凡此皆元定之所未及詳者故特
著之以糾其失焉

樂類二元

韶舞九成樂補一卷福州余載著四庫全書總目云載始末無考惟據其

進書原序自稱三山布衣前福州路儒學錄又據其門人新安朱模進

樂通韶舞補略序知為仁宗天曆中人其字曰大車以養親辭官篤行

授徒自甘嘉遼而已是編文淵閣書目著錄世無傳本惟永樂大典所

載篇帙猶完首為九德之歌音圖次為九德之歌義圖次為九磬之舞

綴兆圖次為九磬之舞采章圖其歌圖以五聲五言相配所謂平濁平

清者與沈約徐景安分平聲為上下以配五音者異沈約說見米芾書史徐景安說見王

應麟困學紀聞與司馬光劉鑑諸家以喉舌唇齒牙配五音者亦異又以六律

六呂分用與諸家樂書以十二律相生之次為旋宮七音之次者尤截

然不同然考周德清中原音韻所謂陰平陽平即載平濁平清之說也

周官大司樂鄭氏注所謂六律合陽聲六呂合陰聲即載律呂分用之

說也則雖自出新意亦不為無據至於準大衍之數以製河圖準太乙

行九宮法以造洛書皆起於陳搏以後后夔典樂之曰實無是文載所
定舞圖皆根河洛以起數尤不免附會牽合然數不外於奇偶奇偶不
外於陰陽易道廣大事事可通亦未始不言之成理東哲之補六詩皮
曰休之補九夏不必其定合於古要猶存古義於萬一終勝於側調么
絃導欲增悲者也則載是書亦不妨存備一說矣其書屢經傳寫訛誤
宏多如音圖第八章至哉坤元之坤字據後義圖應在第八格而舊本
誤在第七格又如綴兆始成圖中層左右皆闕兩位據舞用八佾當得
六十四人不應再成以下皆六十四始成乃止六十且復綴卽始成之
位次後采章圖內亦各有黃衣二人之位則此圖之佚脫顯然今並校
正使復其舊其以朱圈墨圈記舞人之位者亦閒有淆亂並釐正焉

樂類三 明

大樂律呂元聲六卷附律呂考注四卷莆田李文利著四庫全書總目云
是書據呂氏春秋黃鐘長三寸九分之說駁司馬遷黃鐘長九寸之誤

明史藝文志又載黃積慶作樂律管見二卷駁文利之誤考呂氏春秋
仲夏適音篇言黃帝令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嶰溪之谷空
竅厚勻者斷兩節閉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吹曰含少
次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
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其季夏六月紀又
曰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
鐘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
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二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
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是其
損益相生與史記同也假令以三寸九分爲黃鐘而如其上下相生之
法而三分損益之至於應鐘止長一寸八分四釐有奇何以成聲耶又
按吳韋昭注國語曰黃鐘陽之變言陽氣變而爲黃鐘耳猶漢志云黃
鐘爲乾之初九也與蕤賓無與也其三言黃鐘爲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

分而又舉蕤賓成數云管長六寸三分所以分別黃鐘蕤賓者尋文按數甚爲明了其不以九寸本蕤賓之律而爲黃鐘之變者亦甚明矣至呂覽先言三寸九分爲黃鐘之宮又云次制十二筒以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則黃鐘之宮非卽黃鐘與月令云六月律中黃鐘之宮十一月律中黃鐘者正同也文利誤解呂覽韋昭之意而堅執三寸九分爲黃鐘並以黃鐘之九寸爲蕤賓不亦舛乎至於以三寸九分起數循環升降自大呂以至蕤賓五陽辰皆以陽升而進九分惟黃鐘陽氣尙微故止進六分自林鐘以至黃鐘五陰辰皆以陰降而退九分惟林鐘陰氣未盛故止退六分夫陰陽進退皆由馴致或多或少以漸而加不得進退先以六分而後驟增至九分也又五聲生數次第宮五商八十七角九十徵七十羽六十多少之數毫無法象又云變宮五十變徵七十一變與正律同數尤不可解也其六十調圖雖本律呂新書改其次序以從左旋而每五調之後又列一宮與大司樂奏歌之說相附其雙

宮對調圖則止據奏歌一律分配之更爲牽強矣琴書別錄云
呂氏春秋之說以駁司馬遷有凡例七條以伸其論有弘治辛酉孟秋
李元嘉靖三年正月桂陽門人范輅兩序後有嘉靖二年七月日巡按
四川監察御史范永鑾題稱臣師李文利並其兄李元臣叔范輅互相
發明臣不爲表白文利之志終不能伸而音樂之正否治道之隆污終
無以考驗乃膽寫上獻乞勅儒臣再加詳議云云述古堂書目作律呂
考證善本書室藏書志云文利字乾遂成化庚子舉人官思南府教授
李氏樂書十九卷平和李文察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文察里貫未詳嘉靖
十七年官遼州同知時表進此書於朝詔授太常寺典簿其書凡古樂
笙蹄九卷律呂新書補注一卷青宮樂調三卷典樂要論三卷樂記補
說一卷四聖圖解二卷文察生平所學具見於古樂笙蹄人言本史記
律書與周官大司樂職文而自爲之說律書生鐘術上九商八羽七角
六宮五徵九道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節曰

黃鐘之宮文察解之曰上九者以九爲上尺取九寸寸取九方去十而存九之謂也以下八七六五九之數皆自酉而定蓋酉爲寸法其位當乎十也商八太簇爲商居寅自寅數酉當八羽七南呂爲羽居酉酉衝在卯自卯數酉當七角六姑洗爲角居辰自辰數酉當六宮五黃鐘爲宮居子自子數酉當十十者二其五也是亦五焉徵九林鐘爲徵居未未衝在丑自丑數酉當九今以其言考之酉爲寸法而位居十已與上九之義不合八七六五九之數羽酉徵未皆取衝位雖可以六陽當位自得六陰則居其衝解之而自宮子至酉實爲十數不得云宮五乃云十者二其五也勉強牽合莫此爲甚六十調圖率以羽聲起調如黃鐘宮起南呂黃鐘徵起姑洗黃鐘商起應鐘黃鐘羽起太簇黃鐘角起大呂之類皆以羽聲數至黃鐘而止以合宮五徵九商八羽六角七之數今以黃鐘言之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七律卽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一均之數黃鐘爲宮則七律自蕤賓止矣文察不用黃鐘

林鐘太簇三律而以其南呂羽起調至蕤賓以下乃取大呂夷則夾鐘
無射仲呂黃鐘六律繼之共得十聲而合宮五之數大呂夷則等律於
黃鐘宮不相干涉而第十聲之黃鐘亦非黃鐘爲宮之原律至黃鐘徵
調林鐘爲宮七律以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大呂爲次文察不
用林鐘太簇南呂三律而以其姑洗羽起調至大呂下取夷則夾鐘無
射仲呂黃鐘五律繼之共得九聲以合徵九之數其謬與黃鐘宮同而
更有甚者黃鐘宮雖不用黃鐘本律而有第十聲之變律猶可言也黃
鐘徵調以林鐘徵爲宮今棄之不用而自姑洗至黃鐘九聲並無林鐘
之律得命之爲宮而仍名之爲黃鐘徵是各實錯亂也大司樂三大祀
樂天神之樂文察以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大呂夷則夾
鐘順行爲十奏之次大呂蕤賓應鐘姑洗南呂太簇林鐘黃鐘仲呂無
射逆行爲十奏之次姑洗應鐘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爲六變之次六變
之樂夾鐘爲宮則黃鐘爲羽起聲在羽之羽則爲南呂故一變姑洗至

六變仍得夾鐘合南呂六變數之則羽七也夫經文明言黃鐘爲角太
簇爲徵文察因其不合則云黃鐘乃夾鐘羽在第九奏爲夷則之角太
簇乃夾鐘變宮在第二奏爲林鐘之徵至姑洗爲羽萬不得通乃云姑
洗在夾鐘前一位乃黃鐘之角黃鐘乃夾鐘之羽其氣相關在第三奏
爲林鐘之羽夫六十調八十四聲旋宮之法每一律皆含五聲二變特
以宮調不同某律之爲某聲乃一定之次而不相假借若彼此移易而
仍不可通亦徒爲好異而已矣其律呂新書補注青宮樂調典樂要論
三書大旨不出乎此樂記補說因陳澧之注而補之以發明禮先樂後
之旨不及於器數四聖圖解上卷四圖一爲伏羲先天卦圖一爲文王
後天卦圖一爲夏禹九疇圖一爲箕子洪範圖下卷四圖一曰用保聖
躬二曰用明聖心三曰用一聖動四曰用直聖政更一字不及於樂據
其自序欲以德政爲作樂之本也然當世宗玄修之日而引蔡沈之說
稱老彭得之以養身云云毋亦欲希時好乎

樂類四 清

大司樂釋義一卷安溪李光地著榕村集云居嘗別爲樂理樂節樂章樂舞樂器樂律六篇以經文爲主以史記漢書淮南以下諸說爲輔將以成一家之言其已脫稿者則周官大司樂釋義及論說數篇

古樂經傳五卷李光地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是書取周禮大司樂以下二十官爲經以樂記爲之記又有附樂經附樂記統爲五卷樂經樂記爲光地所自訂其樂教樂用二篇則其孫清植以遺稿輯成者也樂經之最不易通者莫若大司樂一篇蓋竇公以後久失其傳鄭氏之注亦自隱奧難曉學者各爲之說遂至紛紜膠轕聚訟無休光地之論謂經文圖鐘爲宮當作黃鐘爲宮蓋卽以黃鐘爲宮也黃鐘爲角則黃鐘角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姑洗太簇爲徵則太簇徵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南呂如洗爲羽則姑洗羽調也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大呂據此則黃鐘爲角乃姑洗爲黃鐘之角太簇爲徵乃南呂爲太簇之徵姑洗爲

羽乃大呂爲姑洗之羽經文似當云黃鐘之角太簇之徵姑洗之羽不得云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光地錯綜比附亦未免迂曲而不可通然其以上文祀天神四望所用之律爲證亦自有意義正不妨存此一解以補前人所未備也其他立說亦多考核確當議論精詳蓋其究心此事用力甚深與一切師心臆度者固自有閒矣

律呂存徵寧化伊世衡著黎士宏序云古人六藝之學後世失傳莫如樂律卽如鐘呂相生千古訟况其他乎觀伊君著述損益源流如列指掌豈偶然涉獵者所能

樂律古義二卷連城童能靈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是書謂洛書爲五音之本河圖爲洛書之源河圖圓而爲氣洛書方而爲體五音者氣也氣凝爲體體以聚氣然後聲音出焉蔡氏律呂新書沿淮南子漢書之說誤以亥爲黃鐘之實惟所約寸分釐絲忽之法其數合於史記律書因取其說爲之推究源委以成是書夫萬事萬物不離乎數故旁牽蔓引無

不可比附於圖書而律曆兩家以數爲根九宮爲假借其文敷衍成理
然非聖人作樂之本旨也伶倫製律何嘗一字及圖書哉

律曰捷要侯官陳天璿著吳元龍作行狀云先生善談律自以章浦黃幼
平先生三易洞機所論陰陽分上下宮者爲則而折衷於蔡元定陳暘
何承天諸子之論

學宮樂譜晉江許雲舉著左海文集云許生雲舉通音律善琴嘗觀察於
學宮樂器殘缺慨然請於學官自以資增置鐘磬琴鼓笙笛塙篪之屬
如法且親率僮生教之歌舞既成因以其所訂樂器樂譜敬遵御製律
呂正義述爲書遺余王教清源誦爲序

福建藝文志卷十五

經部十四

小學類一 訓詁

爾雅注三卷與化鄭樵著石遺室書錄云注多直下已意自作前後序駁難本書之處甚多如後序云一字本一言一言本一義鱣自鱣鱣自鱣不得謂鱣爲鱣訛自訛言自言不得謂訛爲言鱣自鱣袍自袍不得謂鱣爲袍袞自袞黻自黻不得謂袞爲黻不獨此也大抵動以十數言而總一義今舉此四條亦可知其昧於言理詩云奉璋戔戔謂助祭之士執圭璋戔戔然釋言戔戔祭也伐木丁丁丁丁者伐木聲也鳥鳴嚶嚶嚶嚶者鳥聲也奈何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舉此三條亦可知其不達物之情狀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故釋風雨云暴雨謂之凍此句專爲釋離騷知爾雅在離騷後謂華爲芩謂草木初生爲蘆謂蘆菑爲藿謂藹紹緒爲芟皆江南人語又知作爾雅者江南人直齋

書錄解題云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蓋憑詩書以作爾雅
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魚蟲鳥獸之所
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爲之訓釋義理心之本有無待注釋注釋則
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泥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已之
意以爲經意此其爲說雖偏而論注釋之害則名言也毛晉跋云余家
向藏鈔本未甚精確客秋從錫山購得殘編數篋斯帙完好實南宋善
版其閒滑訛如剝剝縈密蚺蚺毘毘之類一一更定又如鼻同也葢醜
芽蛭蟻倉庚薰黃也及由膝以下爲揭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履屬數條
俱已脫落未見其注何似不敢妄補四庫全書總目云南宋諸儒大抵
崇義理而疎考證故樵以博洽傲睨一時遂至肆作聰明詆謫毛鄭其
詩辨妄一書開數百年杜撰說經之捷徑爲通儒之所深非惟作是書
乃通其所可通闕其所不可通文似簡略而絕無穿鑿附會之失於說
爾雅家爲善本中間駁正舊文如後序中所列館餉詵言襦袍袞黻四

條峩峩丁丁嚶嚶二條注中所列釋詁白朕陽之予爲我賚畀卜之予
爲與一條關關嗒嗒當入釋訓一條釋親據左傳辨正娣姒一條釋天
謂景風句上脫文一條星名脫實沈鶉首鶉尾三次一條釋水天子造
舟一條釋魚鯉鱸一條釋蟲食根蟲一條蝮虺首大如臂一條皆極精
確惟魚謂之丁一條務牽引假借以就其六書略之說又堅執作爾雅
者江南人凡郭璞所云蜀語河中語者悉駁辨之是則偏僻之過習氣
猶未盡除又汪師韓集有書此書後一篇駁其誤改郭注者以劉劉杖
爲安石榻以鬻雕蓬爲其米雕胡二條補郭注而未確者孟勉也以爲
孟卽賢於代也以爲更詞二條仍郭注之悞未改者訓郵過也爲道路
所經過不知郵古字同尤訓比目魚爲王餘不知吳都賦雙則比目片
則王餘二條亦頗中其失至於議其釋言篇內經文脫身同也二條釋
水篇內經文脫水之由膝以下爲揭至爲厲十八字釋草篇內經文脫
葦醜苒二條釋魚篇內經文脫蛭蟻二條釋鳥篇內脫倉庚鷩黃也五

字皆當爲毛氏刊本之悞併以詆樵則過矣閩中錄云鄭氏此注自謂採經以爲證大抵用舊注者居少其言簡而有要汲古毛氏嘗得宋刻重刊中間雖脫落數節要不足爲病也今以此書校諸毛氏所刻十三經中爾雅則不同者甚夥而皆與唐陸氏爾雅音義之文相合如何鼓作河鼓澤烏菴作澤烏瓊學麻母作苧母蕭秋作蕭秋鴛鴦白鷺作楊鳥白鷺其尤甚者也使非此本則雖有音義一書而單文別出旣無意理可尋亦孰信其義之長也哉

以上宋

方言據一卷松溪魏濬著湖北通志云字著水萬曆甲辰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北四庫提要云是書乃紀四方言語之異而求其可據者凡二百餘條多見考據然其中亦有字出經史本非方言如張口笑曰駘頤下曰頰足背曰跗毛多曰毳之類小學諸書義訓甚明毋煩更爲索解又如畔牢之與畔愁兒良之爲郎皆聲音之轉亦非因方域而殊乃一槩闖入於輶軒絕代語體例頗不類也

以上明

方言摭遺

無卷數

長樂梁運昌著課餘續錄云所摭未備若較以劉苕川之

操風瑣錄黃肖巖之閩中方言古音考則不及三分之一若再援毛西河越語肯綮錄之例博考以廣雅玉篇等書則閩語殆幾幾乎無一字無來歷矣案運昌初名雷嘉慶己未進士字曼雲

詞推比類一卷閩縣周嘉璧著課餘續錄云釋木以下鈔者原缺其書無所發明案嘉璧嘉慶丁卯舉人官訓導

經傳釋詞續編惠安孫經世著石遺室書錄云正尙書引之作經傳釋詞經世以爲未備續爲附錄八卷案經世字濟侯道光閩優貢生

爾雅音疏六卷孫經世著道光通志云是編爲注爾雅不知諧聲假借之用因析而疏之

操風瑣錄四卷閩縣劉家謀著自序云閩處天下之東南於卦爲巽於象爲風其於類也純乎天者也不揣固陋識而錄之一郡之內不他及焉風所自也兼及方言方言者風所存以備采也石遺室書錄云家謀於

音韻之學甚深考證亦極賅博惟福州音釋難得確切往往有釋爲此音以福州人讀之則是而外省人讀之則非者如以問爲門去聲福州音是矣而公其音讀如問實非福州斧脯音也案家謀字芑川道光壬辰舉人官臺灣教諭以上

小學類一 字書

林氏小說三卷 **林罕**著郡齋讀書志云凡五百四十一字其說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緣進禮記石經陞對仁宗顧問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說文歸字從堆從止從帚以堆爲聲罕云從追於聲爲近此長於許氏矣說文哭從卍從獄省罕乃云象犬嗥此怪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不疑好怪之論誠然以上

字說辨一卷將樂楊時著石遺室書錄云在龜山集中小學考云字說已

不存惟見於是書所引如空無土以爲穴則空無相無工以空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倥侗真空者離人焉倥異於是中無所有耳大同者離人焉侗異於是將不能爲其有耳同彼亦一是非也此亦一是非也物之所以不同口一口則是非同矣云云多使人齒冷語實不足辨者也

象類書十一卷興化鄭樵著文獻通考云中興後安石之字說既廢樵復理其緒餘初有象類之書復約而歸於六書象形類六百八指事類百七會意類七百四十轉注類二百七十二諧聲類二萬一千八百十假借類五百九十八

石鼓文考二卷鄭樵著直齋書錄解題云其說以爲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隨齋批注云樵以本文函毆兩字秦斤秦權有之遂以石鼓爲秦物先文簡論而非之其說甚博案樵說證據甚確可從

續汗簡分陰之類鄭樵著閩書云樵上表云三年爲父字之學以其所得

考作象類書作字始連環作續汗閒作石鼓文考作梵書論作分陰之類宋上

字學纂要五卷音釋一卷莆田周瑛著林俊撰墓志云公字梁石號蒙中子白賈道人翠渠其最後號也成化己丑進士累官四川參政尋右轄進資善大夫所著有翠渠集經世管鑰律呂管鑰字學纂要詞學筌蹄地理著龜周易參同契本義案傳維鱗明書儒林傳及干頃堂書目均作字書管鑰誤

諸書字考二卷福清林茂槐著四庫全書總目云茂槐字穉虛萬曆乙未進士官至吏部郎中是編辨別字音分四十四類其例有八一字有異音而讀訛者如格澤音鶴鐸之類一偏旁調者如診音戾之類一假借通用者如霸本音魄之類一音同可通用者如辟歷為霹靂之類一以譌書而讀譌者如颶音貝之類一字有動靜二音如解音蟹壞音怪之類一二音通用如亭有佩音之類一古今音異如鴻臚音廬太守音符

之類然於古字古音皆未明其根柢故摭摭成編頗傷疎略如詩南音
見心反風音孚金反天音汀因反此自古今韻異非關字有重音若斯
之類浩如烟海何爲僅收三五字又如擁篲之擁音湧北邙之邙音茫
此自人人能曉何必作音至於謂張翰之名當作平聲是未見李商隱
詩趙桂習烹張翰膾也謂寧馨之寧當音甯是未見劉禹錫詩幾人雄
猛得寧馨也觀其訓哉爲始不引爾雅而引韻會謂烟煨曰氤氲不引
班固賦而引周易注知其爲餽飭之學未能悉考源流矣案千頃堂書
目作諸書字考略官按察使以上

說文解字小箋長樂梁運昌著課餘續錄云梁曼雲太史初名雷得第後
改運昌吾聞自紀文達朱文正相繼視學庠序中始言許鄭之學曼雲
遊火得嘉定錢竹汀大昕閱本推擴其緒論成讀說文解字小箋二十
篇條理分明語有歸宿足爲初治許書之導師矣因錄其總目於右許
書通例第一變隸失真第二聲畫會元第三文字刊誤第四文義異同

第五音讀尊訓第六簡末疑字第七小字拾遺第八偏旁異讀第九篆
隸連文第十脫遺議補第十一新附指歸第十二徐書糾繆第十三羣
言清淵第十四古文重出第十五古籀或文第十六引經異文第十七
經典等文第十八方語撫遺第十九別部檢字第二十

倉頡篇校證

一作校補

三卷長樂梁章鉅著春在堂雜文有序云許氏說文解

字序稱秦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
敬作博學篇而漢書藝文志倉頡一篇班氏自注曰上七章秦丞相李
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則已并而
爲一矣後人又以楊雄訓纂賈魴滂喜并倉頡爲三倉此小學之權輿
實許氏說文之所本杜林有倉頡訓纂倉頡故張揖有三倉訓詁郭璞
有三倉解詁陸璣詩疏所引有三倉說其時學者誦習代有發明閭里
書師以此爲教今許氏之書僅存於世而三倉亡佚已成絕學閒有徵
引莫覩全書學者恠焉乾隆閒孫淵如先生始刺取諸書爲倉頡篇輯

本海抱殘守缺之盛心矣顧其書於所採之書止載書名未標卷數讀者猶以爲憾於是道光閒梁芷林先生又博考羣書一一注其所出蓋其用力之勤不在孫氏下矣

溶園識字編一卷侯官李彥章著百遺室書錄云分辨似正譌正帖通用三類頗簡明有益於學子

說文會通十六卷惠安孫經世著道光通志云是編爲泥讀說文者謂每字之義非說文所有者爲非本訓不知以本書證本書說文中已取以人之一字數訓者而兼訓之特散見他處而人不覺耳

廣韻字原晉江黃謀烈著亦因歷歷云同里黃佑堂同年謀烈留心小學官儀曹時因有重修佩文詩韻之舉會覃思稽劄補校成編復依經考義增纂羣經補韻備極精詳上之宗伯其於說文廣韻尤所究心嘗謂今代楷書之文莫備於廣韻雖云篆隸已遠非復倉籀之舊然其嬗變之故亦有所本因撰爲廣韻字原一書凡四編初編大旨謂六書之本

首在偏旁而篆隸既更筆畫互異乃取說文部首之字以校廣韻所收
今隸其同於說文者知其原出許書其異於說文者則旁考汗簡古文
四聲韻及鐘鼎款識而核其更變之由二編大旨取說文之字以校廣
韻所收今隸其例與初編同而兼採今本周官奇字爾雅俗文周漢遺
書班固古字雖與說文異而見於六朝以前者亦抉擇而互證之至隸
變隸省之字則本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下及隸釋等書所有重文正
俗並列者均區別之鉤貫搜羅悉有左證較首編尤精博也二編俱已
哀然餘如三編大意指考廣韻中正俗並收一字而劃分二字異用者錄
辨之以明本體四編大意取古今異義段此廢彼或互通互易致失本
義彙集家本校以徵義有專屬無致混淆此二編條例雖備而稿未全脫
蓋其大略如此今世構善治小學者奉浚長之書如金科玉律不知說
文以前古籀之書不必盡同於說文說文以後隸楷之變不能盡繩以
說文今世楷書於隸爲近而隸變之初所據篆字尙在說文之前是固

不得以說文所未收者卽斥爲譌爲俗也考篆字之原者多矣若考楷
字之原則自此書始

說文辨字十四卷侯官林慶炳著硯桂緒錄云炳兒據汝長小篆案以各
種字書及近儒經說舉篆作楷辨論字義專考古今字及正俗字義不
相涉而誤用者

說文引經異文集證侯官吳種著石遺室書錄云編之無卷數約可分十
餘卷係取許書之引十二經者考而證之專從許書凡今本與許書異
文者皆以爲誤與通假辨摭頗詳明其精者如易說卦之莫嘆乎火書
盤庚之有曷曷字亦燧謀酒誥之盡執柯論語之陳伉孝經之哭不愆
則鬼言之之類皆依據甚確其間有可疑者如系訓乍行乍止讀若春
秋傳曰系階而走此引經有讀若二字訓音非訓義也若訓義則所引
鄭注不恰級而下曰系階階之走奔也與公羊階階之踏合與乍行乍止
義不合故河休曰階階起遠不暇以次釋文亦只云一本作系可見正

字皆諸借字乃作之公羊今文也許書通例讀若皆不用本字用本
字同所請讀若乎有之惟歎下云讀若虞書歎二三由之歎歎訓寒無義
歎二三由乃當作歎諸訓乃當作踏不能以一二二字破數十字之例也殪
下引訓曰言死人尙或殪之殪訓道中死人人所覆而引左傳道殪相
望杜注殪云餓死爲殪者爲證則與上句死人覆而尙或一二字爲不詞
矣此書爲未大定之稿或有千慮一失歟

說文提要一卷閩縣陳建侯著自序云取說文部首五百四十字摘錄字
義附以音考爲提要一書閒有一字而兼數義數音者則取梅氏字彙
附列於下

說文重文管見一卷侯官蕭道管著石遺室書錄云室人蕭道安喜治考
訂之學此書辨釋之精如旁兩旁象滂沱形獄當从三或係捕籥周从
及並及之意古从夭及厚省誥从祭省童从竊省卽其罪鞭象形尹與
君同意及从甘聲殺象田獵旗節从丘丹穴之人智剛从石省畺从井

用助法夏从法梅棟乃兩字柎非棟古文棟非庚聲仁夷同意伊非从
古文死類从兔聲光从古文疾愆侃侃言有口過涿象形沫缺井陰从
白雲開與閉互誤閱从甲意續非从庚譌象形封从之土艱从韜省勞
从營省以及旅霸栗色濃慎漢豈闕疑義醜諸疑義皆如拂明鏡如啟
秘鑰如鑄生鐵如老吏斷獄折以片言遠追懋堂貫山近譬孫仲容古
籀拾遺殆未敢讓以上

小學類三 音韻

彙韻譜六卷永福黃邦俊著福建通志云政和中進士累遷大理丞後知
英州

韻補五卷建安吳棫著天祿琳瑯書目云其書以二百六部分系古韻注
明典據極自識云其用韻已見集韻諸書者皆不載雖見韻書而訓義
不同或諸書當作此讀而注釋未收者載之凡字有一義即有一條爲
證或二義二義即以二三條爲證謬誤若未盡皆俟後之君子正而成

之徐葳序云自補音之書成然後三百篇始得爲詩從而考古銘箴誦
歌謠諺之類莫不字順音叶而腐儒之言曰補音所據多出於詩後始
後人因詩以爲韻不當以是韻詩也殊不知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
有不可易者如霽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由其以狸得聲澆爲每
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痛消鮪皆以
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矣皮爲蒲糜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
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
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于詩者凡十有一皆當作羽
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毋以他書爲證可也腐儒尙安
用饒饒爲補音引證初甚博才老懼其繁重不能行遠於是稍削去獨
於最古者中古者近古者各存二三條其間或略遠而舉近非有所不
知也才老以壬申歲出閩別時謂葳曰吾書後復增損行遠遠不暇出
獨藏舊書又三年而才老死矣訪諸其家不獲直齋書錄解題云取古

書自易書詩而下以及本朝歐蘇凡五十種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皆入
焉朱侍講多用其說於詩傳楚辭注其爲書詳且博矣又有毛詩補音
一書別見詩類大歸亦若此以愚考之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語言音聲
誠有不得盡合者古之爲詩學者多以諷誦不專在竹帛竹帛所傳不
過文字而聲音不可得而傳也又漢以前未有反切之學許氏說文鄭
氏箋注但曰讀若某而已其于後世四聲七音又豈能盡合哉反切之
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說詳焉韻書肇于陸法
言於是有音同韻異若東冬鍾魚虞模庚耕清青登蒸之類斷斷乎不
可以相雜若此者豈惟古書未之有漢魏以前亦未之有也陸德明于
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尼心切者陸以爲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
誠名言今之讀古書古韻者但當隨其聲之叶而讀之若來之爲釐慶
之爲羗馬之爲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其聲韻苟相近可以叶讀則何
必改字如燔字必欲作汾沿反官字必欲作俱員反天字必欲作鐵因

反之類則贅矣顧炎武韻補正自序云才老多學而識矣未能一以貫之故一字而數叶若是之紛紛也四庫全書總目云書錄解題詩類載械毛詩補音十卷注曰械又別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小學類載械韻補五卷注曰械又有毛詩補音一書別見詩類今補音已亡惟此書存自振孫謂朱子注詩用械之說朱彝尊作經義考未究此書僅五卷於補音十卷條下誤注存字世遂謂朱子所據卽此書莫敢異議考詩集傳如行露篇二家字一音谷一音各空反騶虞篇二虞字一音牙一音五紅反漢廣篇廣音古曠反泳音于誑反綠衣篇風音孚悒反之類爲此書所無者不可殫舉兔置篇仇音渠之反以與遠叶此書乃據韓詩遠作廋音渠尤反以與仇叶顯相背者亦不一又朱子語錄稱械音務爲蒙音嚴爲莊此書有務而無嚴周密東野語稱朱子用械之說以嚴音巾替音天此書有嚴而無替則朱子所據非此書明甚蓋械音詩音楚辭皆據其本文推求古讀尙能互相比較粗得大凡故朱子有

取焉此書則泛取旁搜無所持擇所引書五十種中下逮歐陽修蘇軾蘇轍諸作與張商英之僞二墳旁及黃庭經道藏諸歌故參錯冗雜漫無體例至於韻部之上平注文殷元魂痕通真寒桓刪山通先下平忽注侵通真覃談咸銜通先鹽沾嚴凡通刪上聲又注梗耿靜迥拯等六韻通軫寢亦通軫感敢琰忝諫檻儼范通銑去聲又注問焮通震而願恩恨自爲一部諫禰通霰而翰換自爲一部勘闕通翰豔枯歛通霰陷覽梵通諫割爲三部入聲又注勿迄職德緝通質爲一部曷末黠夏屑薛葉帖業之通月爲一部顛倒錯亂皆互古所無之臆說世儒不察乃執此書以誣朱子其傾殊甚然自宋以來著一書以明古音者實自械始而程迥之韻式繼之迥書以三聲通用雙聲互轉爲說所見較械差的今已不傳械書雖抵牾百端而後來言古音者皆從此而推闡加密故闢其繆而仍存之以不沒筆路藍縷之功焉鐵琴銅劍樓書目云此書排比韻字實從字母次第說者謂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始以七音四

等三十六母顛倒唐宋字紐不知已始於吳氏矣顧其亂行失次亦復不少考徐氏葢原序乃知吳氏自有定本未授徐氏今本是其初稿故舛錯若是至如韻部之通轉混注抵牾尤甚世或詆爲千古所無之臆說若知其未成之書不可少寬其責備哉邵武徐幹跋云才老所採古書如曹植陳琳諸集多今人所未見碎金零璧不獨張溥輯漢魏百三名家未及蒐羅卽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按其目錄亦多未引今案天一閣書目有重刊韻補上下二卷明嘉靖改元廬陵靜齋陳鳳梧序棫第宣和六年進士

字始連環二卷興化鄭樵著樵七音略云漢人課籀隸始爲字書以通文字之學江左競風騷始爲韻書以通聲音之學然不識子母失制字之旨不識七音失立韻之原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華僧定之以三十六爲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矣書錄解題云大略謂六書惟類聲之生無窮音切之學自西域流入中國而古

人取音制字乃與韻圖照合

書考六卷論梵書三卷鄭樵著文獻通考云樵論華梵曰諸番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梵音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偏纏成體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橫相綴華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略華之讀別聲故就聲而借梵之讀別音故卽音而借

七音韻鏡序例一卷三山張麟之著石遺室書錄云韻鏡一書據鄭漁仲先生七音序略言七音之作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傳之華僧續之前有紹興辛巳三山張麟之識語一篇又嘉泰三年麟之序一篇据識語麟之字子儀此書名指微韻鏡後有慶元丁巳重刊印据序又名切韻心鑑麟之又稱東浦地望後有調韻指微一篇中述漁仲先生之言自亦麟之所作凡例則首列三十六字母及歸納助紐字次歸字例七則次橫呼韻次上聲去音字次五音清濁次四聲定位次列圖末題韻

鑑序例終序例合一標題序係麟之作例亦麟之作矣又稱韻鑑者避翼祖諱敬故也此外則韻鏡本文內外轉開合四十三圖耳此書爲日本享祿戊子刊本兼永祿甲子重校宋慶元本而遵義黎庶昌氏古逸叢書從而覆刊者

修校韻略五卷莆田劉成著直齋書錄解題云秘書省正字劉孟容以說文字林干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佩觿復古編等書修校案成寶慶二年進士夙孫以上

古今韻會三十卷昭武黃公紹著石遺室書錄云是書見明志前有劉辰翁張鯁二序楊上奇一跋案閻若璩與戴唐器書云作詩須韻會以上平十五下平十五上聲三十去聲三十入聲十七適得古今之宜若廣韻上平十六下平十六上聲三十一去聲三十三入聲十九今作詩者遵用之乎卽宋禮部韻略上下平上入三聲同韻會而去聲三十一今作詩遵用乎惟今俗本韻書上聲二十九漏去二十五拯則不可從耳

又考正韻凡例云平水劉氏上平十五下平十五上聲三十去聲三十入聲十七共一百七韻黃氏韻會本之又案此書劉序只稱韻會顧炎武音論稱爲黃公紹韻會舉要而韻會舉要凡例稱公紹編輯熊忠舉要則舉要爲熊忠作非公紹也熊忠自序略云同郡在軒先生黃公公紹整千有餘年韻書之失作古今韻會大較本之說文參以籀古隸俗凡將急就旁行敷落之文下至律書方技樂府方言靡不悉究而又檢以七音六書凡經史子集之正音次音叶音異辭異義與夫事物倫類制度蠱惑莫不詳說而備載之僕幸館公門獨先快靚惜其編帙浩濶四方學士不能徧覽因取禮部韻略增以毛劉二韻及經傳當收未載之字別爲韻會舉要一編其諸條貫具如凡例音論又云唐韻分部雖二百有六然多注同用宋景祐又稍廣之未敢擅改昔人相傳之譜至平水劉氏師心變古一切改併其以證證併入徑韻則又景祐之所未許毛居正之所不議而考之於古無一合者也公紹元人乃獨從劉氏

所併而次之爲書後代詞人因仍莫覺天學唐詩而用宋韻又宋末年
劉氏一人之韻豈不甚謬而三四百年無能辨其失者邵長蘅謂是書
分併依劉氏壬子韻略字僅增六百餘其字次先後泥七音三十六母
之說考之舊韻顛倒錯糅予嘗謂唐宋韻部分亡於劉音紐亂於黃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昭武熊忠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楊慎丹鉛錄謂蜀
孟昶有書林韻會元黃公紹舉其大要而成書故以爲名然此書以禮
部韻略爲主而佐以毛晃劉淵所增併與孟昶書實不相關舊本凡例
首題黃公紹編輯熊忠舉要而第一條卽云今以韻會補收闕遺增添
注釋是韻會別爲一書明矣其前載劉長翁韻會序正如廣韻之首載
陸法言孫愐序耳不得指舉要爲公紹作也自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始
以七音四等三十六母顛倒唐宋之字紐而韻書一變南宋劉淵淳祐
以毛子新刊禮部韻略始合併通用之部分而韻書又一變忠此書字紐
王遵輔興法部分從劉氏例兼二家所變而用之而韻書舊第至是盡變

無遺其字母通考之音拾李涪之餘論力排江左吳音洪武正韻之鹵莽此已胥其兆矣又其中今韻古韻漫無分別如東韻收窗字先韻收西字之類雖舊典有徵而施行頗駭子注文繁例雜亦病榛蕪惟其援引浩博足資考證而一字一句必舉所本無臆斷僞撰之處較後來明人韻譜則尙有典型焉石遺室書錄云卷首載至順二年勅應奉翰林余謙校正字朮魯翀序稱其刊正補削根據不苟則復經余氏重定矣序後載陳杲一跋則云先師在軒先生委刊古今韻會舉要凡三十二今繡諸梓云云在軒公紹號也或公紹自合韻會與舉要爲一書委穿刊之據凡例首韻例七條言部居及字數本禮部韻略禮韻續修禮韻補遺毛氏晃增修韻略平水劉氏淵壬子新刊韻略諸書併舊韻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次音例六條論字音定著角徵宮商羽半徵商半商徵七音清濁之序又次字例十五條論字形據說文以定六書未盡者引鄭夾深六書略以足之又次義例五條論字義凡例外首禮部韻略

七音二十六母通考由見溪端透定泥等切公空東通同濃等字如東
韻見公爲公溪公爲空端公爲東透公爲通定公爲同泥公爲濃不能
以東字居首冬韻見公爲攻端公爲冬不能以冬字居首故只稱一二
不稱一東二冬但東韻有濃字冬韻有攻字與平水韻不合以下各韻
中引據各條時有舛誤如引漢書呂紀訟言誅之注訟音公不見訟下
而見公下引毛詩以奏膚公注功也不見公下而見功下引漢安世房
中歌桐生茂豫注與通同不見桐下而見通下蓉下引說文芙蓉之言敷
也蓉之言動容也說文並無芙蓉一篆新附乃有之注亦無此二語詞
下引說文音丙而言外在音之內言之外也从言司聲意誤作音許書
亦無在音之內句悲下引說文从心非聲一曰心非爲悲心之所非則
悲矣許書無一曰以下云云稀下引說文从禾希睇引說文从目希聲
欵引說文从欠希聲皆有誤此類未核處甚多天祿琳瑯書目云通部
萬二千六百五十二字內从禮部續修韻略補遺增一百二十四字从

毛晃韻劉淵韻增二千一百四十二字忠所增六百七十六字以上

毛詩古音考四卷連江陳第著自序云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夏革音有轉移故以今音讀古之作不免乖刺而不入於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於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國何母必讀米非韻杞韻止則韻社韻喜矣馬必讀姥非韻組韻黼則韻旅韻士矣京必讀疆非韻堂韻將則韻常韻王矣福必讀偈非韻食韻翼則韻德韻億矣又左國易象離騷楚辭秦碑漢賦以至上古歌謠箴銘頌贊往往韻與詩合實古音之證也於是稍爲考據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旁證者采之他書也焦氏澹園集云甲辰歲季立過余曰子言古詩無叶音乎哉爲論如人之難信何遂作古音考一書天祿琳瑯書目云末附讀詩雜言八則四庫全書總目云言古韻者自吳棫然韻補一書龐雜割裂謬種流傳古韻乃以益亂國朝顧炎武作詩本音江永作古韻標準以經證經始廓清妄論而開除先路則此書實爲首功大旨以爲古人之音原

與今異凡今所稱叶韻皆卽古人之本音非隨意改讀輾轉牽就鉤稽
參驗本末秩然其用力可謂篤至雖其中如素音爲蘇之類不知古無
四聲不必又分平仄家又音歌華又音和之類不知爲漢魏以下之轉
韻不可以通三百篇皆爲未密然所列四百四十四字言必有徵典必
探本視他家執今韻部分妄以通轉古音者相去蓋萬萬矣初第作此
書自焦竑以外無人能通其說故刊板旋佚此本及屈宋古音義皆建
寧徐時作購得舊刻復爲刊傳雖卷帙無多然欲求古韻之津梁舍是
無由也

屈宋古音義三卷陳第著自序云夫毛詩易象之音若日月中天耿然不
可易矣今考之屈宋其音往往與詩易合其詩易所無者又往往與周
秦漢魏之歌謠詩賦合其爲上世之音何疑自唐顏師古太子賢注兩
漢書於長卿子雲孟堅平子諸賦音有與時乖者直以合韻叶音當之
又跋云借叶之一字而盡該千百字之變豈不至易而至簡然而古音

亡矣四庫全書總目云第既撰毛詩古音考復以楚辭去風人未遑
古音之遺乃取屈原所著離騷等二十五篇除其天問一篇得二十四
篇又取宋玉九辨九篇招魂一篇益以文選所載高唐賦神女賦風賦
登徒子好色賦四篇得十四篇共二十八篇其中韻與今殊者二百三
十四字各推其本音與毛詩古音考互相發明惟每字列本證其旁證
則間附字下不另爲條體例小異以前書已明故也書本一卷其後二
卷則舉二十八篇各爲箋注而音仍分見諸句下蓋以參考古音因及
訓詁遂附錄其後兼以音義爲名實則卷帙相連非別爲一書故不析
置集部仍與毛詩古音考同入小學類焉以上

榕村韻書安溪李光地著自敘略云前世爲韻書者未知五音生坐之法
故雖區別有倫而迷其本始惟國朝十二字頭之書但以篇首五字使
喉舌齒唇展轉相切而萬國聲音備焉蓋於韻部以麻支微齊歌魚虞
爲首於字母以影喻爲首獨得天地之元聲故可以齊萬籟之不齊而

有倫有要也從來爲此學者部多首東等多首見蓋失其本矣惟邵子於聲類以歌韻首列而詞曲家每字收聲皆歸影母者乃爲得其遺意又翻切法云自東冬江陽庚青蒸真文元寒山先佳灰蕭肴豪尤侵覃鹽咸諸部皆可以合聲爲切法如都翁爲東希陽爲香幾鶯爲鶯之因爲真孤灣爲官沙安爲山低烟爲顛呼隈爲灰西腰爲蕭溪曼爲邱妻陰爲侵他諳爲貪之類皆兩聲合成一聲不用尋其等母均便可曉然但上一字須檢是首攝何字所生必以其字切之下一字則歸其均之影母字乃得兩聲諧叶或上一字有音無字則借其字之上去入字或下一字有音無字則借曉母疑母則聲氣猶相近若如古人切法則遠矣惟支微齊魚虞歌麻七韻乃首攝之字生天下之萬音者故可以切他部而他部不能切七部蓋七部之字皆天然獨音非兩聲合成故也中間惟麻均鴉蛙等元是支虞反切之部所生而歌與虞聲均開閉同類故也此外凡七部中字皆應借本字之上上去入爲上一字而下一字

歸本字影母切之影母之字仍借曉疑可也又論南北方音及古今字音之異略云至於知徹澄孃之爲舌音今存者孃字耳餘三字則皆入齒音不知自何時而變惟閩廣人則尙有之考邵康節經世以知徹二字別於齒音之後而以孃字暗對日字則意其時已略如今人音但不知輕重齒之外當何如取此聲也

韻箋李光地著自序云古均之出入唐均者其原有以如風閉口字也當屬侵而在東令抵齒字也當屬眞而在庚此唐人誤也今緣一二字之誤遂謂抵齒閉口二部與鼻音皆可通也蓋有中州土庶偶而寄版荆蠻者據之以爲齊楚一家豈不遠哉

廣金石韻府五卷莆田林尙葵晉江李根同著四庫全書總目云是書用朱墨二色校以四聲部次朱書古文籀篆之字墨書楷字領之亦各注其所出乃因明朱時望金石韻府而作故名曰廣然所引諸書今已什九不著錄尙葵等何自得觀今核所列之目實卽夏竦四聲韻而稍擴

薛尚功之書以附益之觀其備陳羣籍而獨遺竦書之名則諱所自來
故滅其迹可知也石遺室書錄云據本書標題古閩林尚葵字朱臣所
廣輯同里李根字阿靈爲之校正者當爲尙葵一人所輯且二人爲同
縣人而前有周亮工一序則云金石韻府一編海內好古之家所共推
爲閩字金科者自錫山朱時望采輯至今幾二百年亦以時好不驟漸
至湮沒矣予性嗜古留心篆刻偶從舊篋中獲觀是編喜其如眾書之
淵博入元音之總會點畫聲音合而一之因與莆陽林朱臣晉安李雲
谷共爲考訂凡九經古本及岫巖石鼓諸碑莫不取而較勘之下至志
林說部之編苟有資於采佐不之棄也以故僞者正疑者析卽所未備
者亦閒補其十一則林李二子之功不可誣而予得樂觀其成也

音韻辨疑六册侯官張經繪著自序云梁沈約四聲韻譜出後之廣韻唐
韻集韻韻補增韻以及劉平水之韻略陰時夫之韻府黃公紹之韻會
莫不以沈爲濫觴然欲審正音必歸反切華嚴字母舍善財童子難得

眞傳邵子皇極經世所載聲音唱和如多可切多俄可切禾亦半不可通惟字典所收等韻雖本於婆羅門而音韻之辨甚微迥異佛家祇作梵音者比反切之法權輿於西域華嚴中往往有二合之說李石續博物志云不可爲叵如是爲爾而已爲耳之乎爲諸卽二合之說卽反切之原是篇計部一百有六字一萬有二百五十三其反切同者則以音相附其異者依次特書俱於各上方明列三十六母以歸於九音十二攝之中顏曰音韻辨微或庶幾焉時乾隆歲次甲辰蒲月案經綸乾隆壬子舉人官政和安溪教諭

詩韻彙解四卷寧德徐得案著道光通志云得案字貝與乾隆閒諸生性嗜學刻苦自勵精反切之學

佩文韻翅原五卷閩縣劉家鎮著石遺室書錄云家鎮畢生研究音韻之學顏其室爲陂均尻此書以佩文韻所有字分屬於三十六字母如公工功等字與見爲雙聲則公工功等字上加一圈中載見字空位等字

與溪爲雙聲則空控等字上加一圈中載溪字下又各載切音如公工等字古紅切空控等字苦紅切後加謹案辨切音之有不同者如控重修廣韻苦紅切集韻又作枯公切佩文韻从之之類又每韻旣彙各音分合口呼撮口呼開口呼齊齒呼並載其或作異呼者皆明白易曉其實一則方音之不同一則古今音讀之變也劉自序言所翻閱之書百七十餘種亦足見其用力之勤矣案家鎮字奐爲嘉慶戊寅舉人

釋文辨證十四卷惠安孫經世著道光通志云經世謂今本釋文非德明原本乃取唐以後他書之引釋文者與釋文本書之同字而異見者辨析之案經典釋文專言反切乃音學之書四庫以入五經總義類殊爲未當今移在此

韻學溯源四卷孫經世著道光通志云是書謂言古音者於古書求之而其實不外由偏旁之字以得古音乃沿委以溯源取陳氏季立以下顧氏戴氏江氏段氏諸家之論參互以竟其說

十四經集韻閩縣林萬春著射鷹樓詩話云家梅心布衣精於反切之學
切音易解一卷侯官龔履中著石遺室書錄云履中光緒丙子進士官翰
林院編修自序略云讀書必先識字識字必先識音識音必先明反切
明反切非熟讀字母等攝不可雖然某某反者一家之言也卽此兩字
已有古今南北之不同安能使所切之音盡與作者吻合嗣是韻家輩
出博考前人音切折衷列國之殊參酌古今之變而排比成書云云於
是有審定等韻新圖說字母每字一行說開合分上下等說按韻分圖
說韻以先後天爲序說簡明門法說憑切門說憑韻門說類隔門說開
合門說書中按韻照三十六母分四聲列譜以○之惟仍是一家之言
如錢踐賤○之錢旃旃戰浙之戰涎縷羨○之羨蠱○之蠱淋○
狀○之狀常上尙前之常似皆不合或出閩音此類甚多

九音集韻六卷永福力變著道光通志云變字在臺茲集取梅氏字彙之
字以山左之音證合戚林八音又合戚林春花香二十六母爲二十八

母

音韻義辨三十四卷附傳音通語一卷閩縣葉溶著南檐瑣錄云是書略倣戚南塘八音字義及林氏珠玉同聲合刻立三十四字主音一十五字僕音以僕音依主音切之從爲七音橫爲十五音每一主音得平三十音仄七十五音合計得平一千二十音仄一千五百五十音按音選列號數共一萬二千餘字每字下略注字義字之有平仄音誤讀者古今異體者皆爲分別注明其傳音通語一卷則與戚氏之書作用相同正音辨訛一卷福鼎林滋秀著石遺室書錄云案本書入聲一屋條下滋秀自注中原音韻四字下夾行注云北字無入聲凡一切入聲字俱歸平上去三聲今特就入聲韻擇出復按中州音韻切出以俟高明類推以上

清